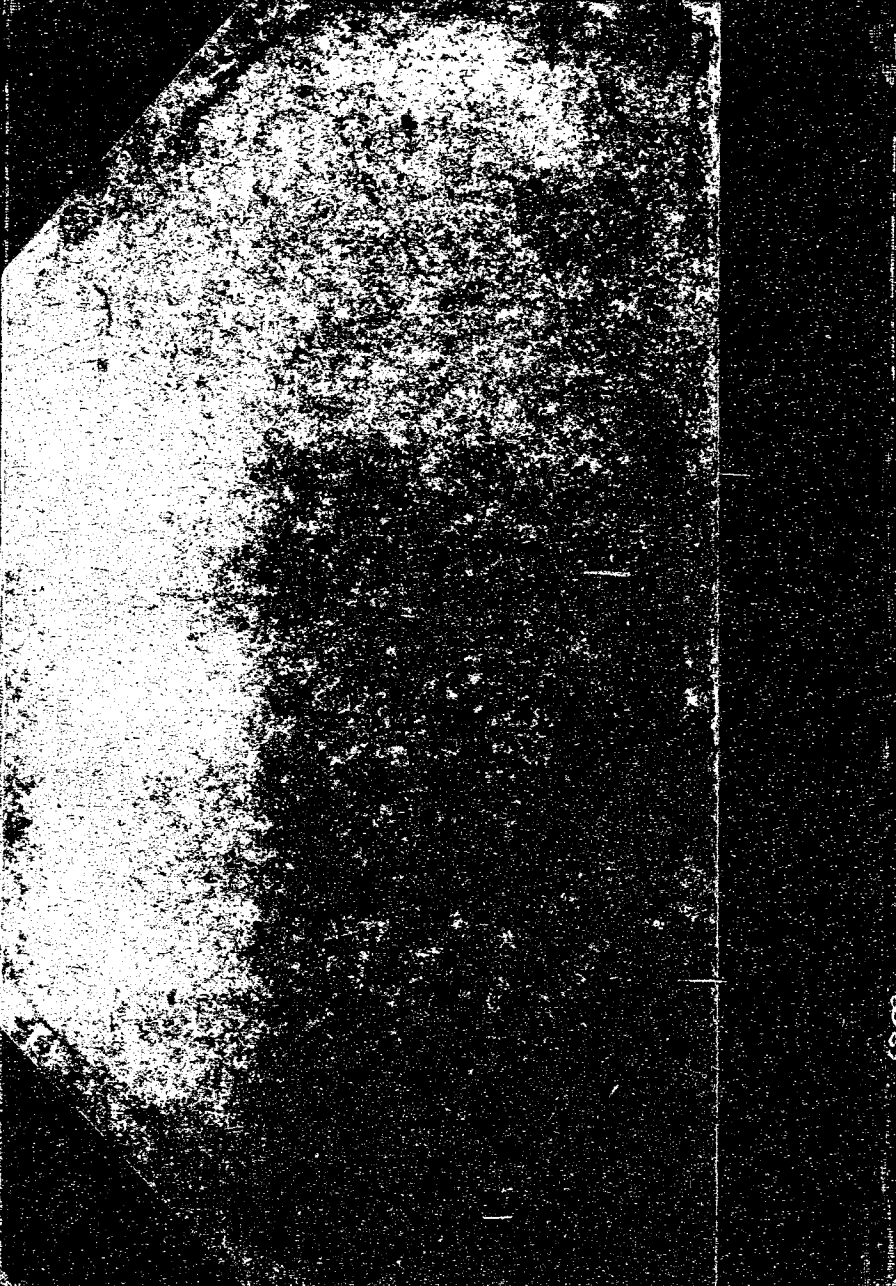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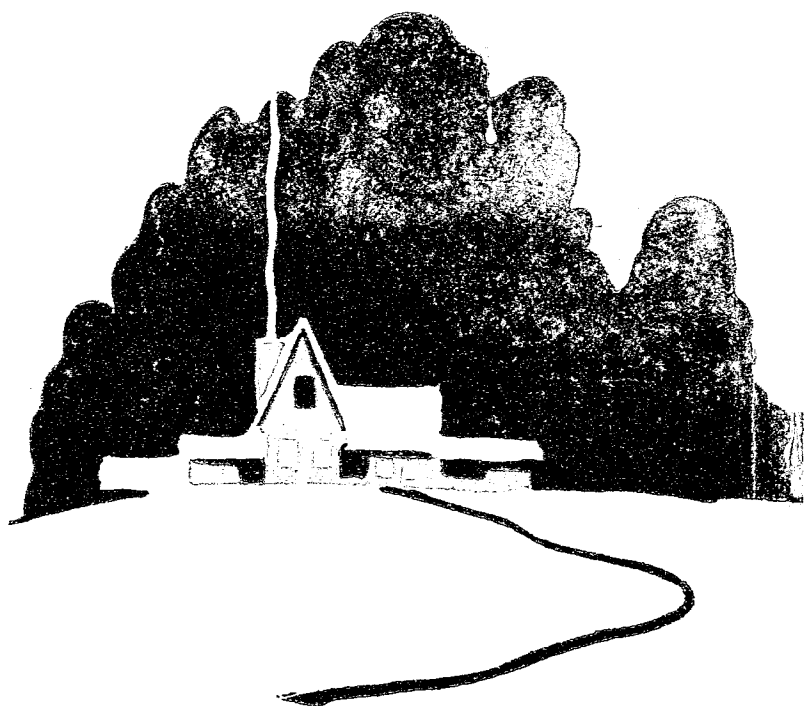






857.63
946

徐霞村⁷作

■ 水沫叢書 ■

古國的人們

水沫書店刊行



3 0538 6192 2

本書獻給我的朋友朱湘君

沒有他我連一個字都不會寫出來。

題 記

這是我個人的第一個小說集，裏面所收都是兩年來的作品，因為各篇所描寫的多半是老中國的社會裏產出來的人物，所以便給牠起了一個總名叫「古國的人們」。

但有一件事我覺得應該聲明，就是，我在這裏並沒有給我們這個老國度戴上一個樂觀的花冠或把她陷入一個絕望的死獄，——因為我覺得那是太複雜的事了，——不過我是從這個老國度裏生出來的，現在拿她的一小部分做做我練習繪畫的材料罷了；我願意讀者注意。

自己把舊稿看了一遍之後，覺得「五十塊錢」和「唱」兩篇不但寫得幼稚，就

是思想也有謬誤，頗想把牠們抽出來。我把這個意思告訴S，S說，「就是其餘的，難道你敢保兩年之後看了不覺可笑嗎？」我說，「現在已覺得可笑了。」於是我又決意還是讓牠們留在這裏。

爲了時間和才分的關係，我從來沒有這樣大的野心來寫小說，但我的朋友如朱湘君，葉紹鈞君，鄭振鐸君，徐調孚君等位却對我抱着過大的期望，並且時時加以鼓勵。現在我誠懇地在這裏對他們表示感謝，並且希期以後能夠作出點不負他們的勉勵的成績。

一九二九，三，十五，上海。

內 容

五十塊錢·····	一
唱·····	一五
煙燈旁的故事·····	三
「君的話」·····	四
英雄·····	六
愛人·····	九
「悲多芬」先生·····	一一
邢二嫂·····	一三

五十塊錢

凡是P城西門外一帶的洋車夫大概都認識「三路居」的掌櫃王老西，都認識他那種擁腫的面孔，紅色的鼻子，和那鬆拖的大嘴。除非有不得已的緣故，他們一定要在他的舖子裏吃飯，因為他舖子裏的東西，雖則不十分講究，——「講究」這兩個字在洋車夫們的心目中就是「昂貴」的代名詞，——却價錢便宜而且分量也十足。

他什麼時候來到P城，一般二十歲上下的勞動者都摸不清。但據小二禿子的父親——一個僥倖活到五十多歲的老洋車夫——說，他已經來了三十年了。他沒有一個家屬，在舖子裏只有一個掌灶的老董，是一位終日不說一話的瘦子，他自己做跑堂的伙計。

三十年之內，從天還沒亮的時候一直到半夜十二點，他整天地穿着他那件在

民國元年洗過一次的圍裙，在那煙子熏黑的屋子裏，在桌椅的行列中，布梭似的穿來穿去，口裏喊着「一斤本地（麵）一份肉！」或是「素炒兩張餅，外加一個小碗豆腐湯！」他那唱歌似的山西調子，聽了使人忍不住發笑。

當他在主顧給錢的時候，他總是說：『不用給了吧。』

有的時候少年們便在這時接着說，『好吧，今天我們打擾老西一次。』

『得啦，別開心了，』他的臉上立刻顯出一種可憐的苦笑。

到了晚上，洋車夫都來到他這裏吃茶談天。在這個時候，熊熊的爐火照耀他們那被勞動毀壞了的臉上，四圍的牆壁，也更顯得古怪可怕了。但是他們却儘量地喝他們的「大藥」，儘量地談話，將空氣中充滿了噪雜的聲浪，好像要藉此忘掉他們各人的苦痛。這也是王老西的唯一的娛樂時間，因為把每個茶壺都沖滿了之後，他可以隨意加入一個團體旁聽。他一句話也不說，祇是呆呆地靜聽，同一個小孩聽故事一樣。別人無論說什麼，他總點頭贊成。

喝茶的走了以後，飯舖裏便安靜得同墳墓一樣了，祇有靠着牆打盹的老董的鼾聲，和爐上頭水壺的尖銳的歌聲在空氣中應和着。他把舖門門上，拿出賬本來仔細地算。……這樣地延長半點多鐘，他才遲緩地走到屋角的床舖上倒下，做他那不可知的夢去。

這就是他一天的生活的程序；永遠沒有變過樣。

同別的山西商人一樣，他對人十分和氣，即是最熟的主顧，也不減少他的謙恭，有人欺負他的時候，他總是哀求，如果對方仍無所動，他便忍痛地讓步，從沒勞過警察老爺的精神。『氣死不打官司，窮死不該賬。』是他的唯一的祕訣。

同別的山西商人一樣，他有一種儉樸的美德。誰也沒見他喝過酒，誰也沒見他吃過好的，雖則吃喝是勞動者中最平常的嗜好，就以他那油得發光的棉袍而論，如果有人在下雨的時候穿上，我敢保他挨不了淋，然而他連換的心思都沒有。

大家都說他有錢，他却極力否認，因他覺得像他這樣的苦命的人是不應有錢的，的確，他有錢，——費了三十年的辛苦和無限的血汗，經過郭先生的詐騙和某君的偷竊，他才剩了五十塊錢！爲了藏牠們的地方，他曾費了多日的考慮，最後，他才選了床底下的磚下，一來因爲沒有人知道，二來因爲自己也容易照顧。雖然如此，他還有時從夢中驚醒，伸出顫動的手去摸摸他的寶藏是否存在。

在無人的時候，他常拿出那些銀餅來，聽着牠們的丁丁的響聲，看着牠們的美麗的光澤，於是他臉上便露出欣然的微笑。他已經四十八了，還沒有同異性接觸過。街上走來走去的女性在他心目中都是美麗的神祕的人物。他打算積到八十塊錢的時候，娶一個妻子，嘗嘗那種新的滋味。……

有一天半夜忽然起了一陣鎗聲，第二天早晨全城都佈滿了大兵。他們從那裏來的，他不明白，當他問別人的時候，他又弄不清「直軍」「三軍」等等名詞，所

以他也就問了。他相信老百姓對於這些事知道與否都沒有什麼關係。

他對於大兵老爺們向來懷着一種莫明其妙的敬畏。他曾受過他們多少次教訓。他雖然沒讀過四書，這幾次也足以使他取一種「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但是這班大兵似乎又與前班不同：他們並不上操，所以沒有營盤的必要；他們並不起火造飯，飯館子就是他們的食堂；此外一切日用的東西都老實不客氣與人民共之，有時高了興還要拿鎗獵一獵人民；所有的人家都好像同他們有親戚的關係，聽他們隨便出入……

如此不到幾天。店舖十分之九都關了門，大街上冷靜得同過年一樣。到了晚上，空氣裏傳着婦女的號哭。王老西的飯舖裏每天總要來幾個灰色的動物，吃完了就毫不介意地昂然而出。他一面心痛自己的本錢，一面羨慕他們那絕對特權的生活——但是他自愧沒有那麼大的本領，因為做一個灰色的動物是很不容易的事，不是像他這樣笨的人所能做的。

朋友們都忠告他，說他的生意做不成了。他自己也相信他應該把希望縮小，否則恐怕連這個縮小的希望都沒有了。於是他便辭了掌灶的老董，把店門關上。

小二禿子的父親告訴他北京是太平的地方，因為北京有外國人，並且「一來可以找點事，二來可以娶個女人。」他就聽了。

火車已經多日不通了，但是開車的消息却時時傳入他的耳鼓。他一步也不敢離開他的舖子，終日守着他的寶。藏這五十塊洋錢現在使他害怕了，在拿着牠們的時候，他的手不禁要顫動了。牠們好像是他的前途，他的靈魂，失了牠們他將變為一個木乃伊了。倘若有人發現了牠們，那怎麼辦呢？——這是一個使他發狂的思想。

有一天小二禿子來捶他的門，告訴他當日下午四點要有一次開往北京的車。他預料上車的人一定很多，應當早去，於是他就立刻動手收拾行李。

到了車站，車上已經堆起來了，連車頂上都擠滿了人，但是站台上仍舊有大羣黑色的腦袋在那裏蛆一般的爭攘。若是在別的時候，怕事的王老西一定要搖搖頭走開，但是在今天——是的，在今天他却不知何故也加入了漩渦。

他隨着前面的脊背，不由自主地向前移動。過了半天他才摸着踏板，這時被後面的一個力量向前一擁，他突衝上了踏板，一脚踐在一個堵在車門的大行李上。

『你長了眼沒有！』坐在行李上的一個仁丹鬍子反着白眼吼了一聲，——他大約是行李卷的主人。

王老西也不回答，仍舊被後面的力量推着前進，他見車門裏滿得連芝麻都種不下了，便跨過那不可侵犯的行李卷，到仁丹鬍子的背後站着。

在他左面的一個箱子上坐着一個中年的婦人，她抱着一個入睡的小孩，此外在這重門外的五尺見方的地方還有三個帶辮子的農人，一個學生，一個科員，每

人都有兩件以上的行李。他的腳夾在箱子和包袱堆裏，既不能坐下，又不能移動。

人還是源源而來，火車却老不開，雖然時間已經過了。

車內充滿了談話聲，爭坐聲，以及小孩的哭聲，有的時候傳來一股魚蟹的腥味，使人作嘔。

一直到了六點鐘，這個大動物才吼了一聲，把這些焦急的乘客帶走，大家不約而同地吁了一口氣。

黑夜已經在東方的天邊露頭了，但野外的景緻王老西還隱約可以看見。除了灰色的遠山以外，他所見的只是一片無邊的田地，荒禿的田地。有時有一兩個烏鴉在遠處貼着地面飛翔，好像正在焦急地尋求一粒草種充飢。深秋的冷風不住地吹在他的身上，使他的牙齒相碰。

火車時時站住，有時竟停到半點鐘，才遲笨得同母牛一樣的走起來。他想這

是因為牠載不動這麼多的人，但別人却說是因為等候兵車。

他伸長他那老樹幹似的頭子向車盒裏探了一下，看見多數的面孔上都掛着不耐煩的神氣，有少數人則低着頭打盹，他們的唾液一直垂到胸前。於是他又把頭縮回來。

半輩子的機械生活把他壓得麻木了，他對於周圍這一切的情形除了莫明其妙以外別無所感。所以他祇是呆呆地站着，站着，……

一陣小孩的哭聲使他不得不注意到左下方，——原來那睡覺的小孩已經醒了，他的母親趕快解開衣襟給他吃奶。這個母親是一個中年姿的鄉村的婦人。她雖然穿着一件毛藍布的小襖，却藏不住她那豐滿的身體的曲線；在一副天真而耐心的面龐上，凸出一個美麗的鼻子；最使他心迷的就是她那一對乳峯，充實得同姑娘的一樣。他不想娶天仙似的姑娘，這樣的婦人已使他滿意了。

由這個婦人他聯想到他的將來的妻子，正如一個畫家由模特兒畫出另一個人

體。他想到她的溫存，他想到將來的結婚生活。那時他要自己吃窩窩頭而給她吃白麵。他要把她藏起來，不許任何人看見。他又想在生了小孩以後他一定要蓄起鬍子來，讓那個小東西揪着玩。如果有人問他，『這是誰的小孩？』他可以挺着胸說，『我的！』

『讓我們查查吧，老鄉！』忽然有一個聲音打斷了他的思路。

他一抬頭，吃了一驚，——看見一個大兵立在仁丹鬍子的不可侵犯的行李卷上，向着他猶笑。原來火車已停在一個小站，這就是本站的駐軍。

他全身好像了潑一桶涼水一樣，失去了感覺；耳朵裏全是火車似的鳴聲；腦子也紛亂得同旋風一樣，他覺有一大些話都潮水般的集在他的舌根，爭攘着要出來，但是他所能做的祇是張嘴。

『我們都是奉官長的命令，不得已，老鄉！』那個灰色的動物等得不耐了，又說。

他漸漸恢復過來一點，躊躇了半天，強作着笑臉說，『算了吧！』

『胡說，』那東西的臉立刻變得可怕了，『給你臉不要臉！身上有什麼東西趕快拿出來給老爺看看，否則我就把你當奸細辦！』

他不知道一個奸細是應該怎麼辦，但是他覺得這句話在他身上却有一種使人氣窒的壓力。他用着顫動的手指從懷裏把那個白布的錢袋提了出來。

『只有這幾塊錢，是別人交給我帶的……』

那灰色的動物把錢袋接到手裏，打開，數了一數。

『還有沒有？』他又故意再兇惡地問了一聲。

王老西無力地搖了搖頭。

『前面不安靜，讓我替你存着吧。』說着，那灰色的動物就昂然把錢袋塞到褲袋裏去了。

『算了吧，老總，這不是我的錢……』

『放屁！媽的！』那灰色的動物用手把王老西推開，便向站在車門裏面檢查着的另一個灰色動物叫着說，『怎麼樣，查完了沒有？』

『今天他媽的倒霉！碰見的都是羣「關外貨」！』車門裏面的那個灰色動物彎着翻了翻腳下的行李，嘴着噤咕着。

『走吧，老張，下趟再說吧！』又過了一會那位三角眼的大兵才留戀不捨地跳下了車，於是兩個人便搖着身子，邁着大步，在那灰土的站台上向着候車室走去。

眼睛直瞪着，臉上帶着苦笑，王老西木然地立立在黃昏的黑暗裏。

一九二六，十一北京。

唱

當我住在W公寓時，我的隔壁住着一個學生式的青年。他不常出屋子，所以我很少見他。有時和他在門口相遇，他也總是低着頭匆匆地走過。我所知道的祇是：他姓王，從前也是北大學生，（據公寓的掌櫃告訴我。）他是個黃瘦的青年。腦袋上頂着一堆絞成氈的頭髮，扁平的臉上鑲着一雙無神的眼睛，鼻子幾乎可以說沒有，鼻子下面生着一副薄薄的嘴唇。無論是天冷天熱，他總穿着他那件高領子的灰布的破夾袍和那雙頭前張着大口的布鞋，他那乾枯的大手也永遠是五指挺挺地伸着，如同鴨掌一樣。

由伙計的伺候上，我看出他也是屬於交不上房費而受冷待之列的客人。掌櫃時時到他屋裏去吵，並且有時還在院子裏不指名地亂罵，他卻總一言不發。起初在我上課回來時我總看見我們兩處的飯都是同時開上，後來漸漸地伙計每天只把

我的送上，再也不到他房裏去了。然而他還是照舊住着，照舊一言不發。

我們倆的房中間只隔一層木板，他那邊無論什麼行動我都聽得清清楚楚。平常除了很少的時間是坐在桌前做點什麼外，他差不多整天都躺在床上，一面吱吱地動着牀，一面唱着各樣的調子。他的嗓子並不大，並且有點發沙，但牠所支持的時侯的長久卻真有點令人可驚：牠能從天明一直唱——有時侯也可以說「哼」——到半夜，而聲音還能始終如一。我是最怕公寓裏那些自命「譚派」「馬派」的先生們的，因為每逢他們「清歌一曲」的當兒，我的腦袋就要震痛欲裂，比下地獄還受罪。但我這位鄰人的唱卻和他們的不同。他雖然由外國歌以至二簧無所不唱，但他的動機卻似乎並不在摹倣那位名角，所以也從沒那樣豬似地大聲叫過。反之，他那幽鬱，低重，而緩慢的聲音使人聽了卻一點也不討厭，而且有時還非常動人。我起初本想勸家，但過了些時，習慣起來，也就把前意打消了。

有一天，是雙十節，因為大學裏沒有課，我起得很晚。洗完了臉，剛拿起一本法朗士的“Le Crime de Sylvestre Bonnard”就聽見有人敲我的房門。起身用手把門拉開時，我呆住了，因為我發現站在我門口的卻是我這從沒有招呼過鄰人！

他正筆挺地站着，像在發怒似的，瘦削的臉上暴着青筋，一雙充血的眼珠子瞪在我的臉上，呼吸是粗強而且急促，微微雜着一點裂布似的肺癆的聲音。

『啊，原來是王先生，請進！請進！』

他急促地向四周望了一眼，躊躇地跨進來一步。

『請坐吧。今天天氣還不錯，是不是？』我又說。

『唔。』他在我送給他的椅子上坐下了，眼睛望着地下，像在想什麼。

『這兩天沒有出門嗎？』

『沒有。』

『也許是因為太冷的原故吧。』

『唔。』

唉，我的天，我說什麼好呢？其實一見他的來勢，我就知道他是有事同我交涉。但他既不肯找話說，我怎能在初次見之下，就貿然問他呢？

於是屋裏就寂靜了。我走到桌子前，裝着收拾書。他只是坐在那裏，用力地搓着他的枯瘦的兩手，像一個羊角瘋的患者，同時那敲門時的發怒似的表情又重新發現在他的臉上，而且似乎更加強烈。

『如果有什麼事要我幫助，我們都是一樣的，請不必客氣……』我終於忍不住，很窘地說。

『我想借一點錢……』他把頭微微向上一偏，用很低的聲說。

『好。』

我伸手到袋裏一摸。真運氣！預備付報費的那一塊錢還在着哩！我便把牠拿

出來塞在他的手裏。

『如果你不客氣，就請拿用罷。』

他懷疑似地瞧了我一眼，似笑非笑地說：

『但是恐怕沒有日子還哪？』

『不要緊，不要緊！』

『唔。我有點急事，要快走纔行。』他把錢放在袋裏，站起身來。

送他走到門口，我拉了他的手說：

『王先生，我聽了你這些天了，你唱的真不錯。我已經跟你學會了一兩個調子了，明天我非要拜師不可。』

『常使你討厭吧，真對不起，明天我就要不唱了。』他出神似地說。說完，便大步下了樓，向大門踏去了。

當天下午，吃了午飯，我也披上大衣，走出公寓，去訪一個朋友去了。但當我傍晚回來的時候，一進門，卻出乎意外地發現院子裏亂七八糟地擠滿了人。

『哼，世界上真是什麼樣的人都有！』迎頭只見掌櫃冷笑着搖着頭走進他的櫃房裏去了。

『真是犯了神經病，見神鬼的！』是李伙計在人羣中的音聲。

『哈哈！』『哼！』『嗤！』隨着李伙計的話的是幾聲低聲的冷笑。

我走到院子裏，便看見中心放一張桌子，桌子上擺着酒菜，香，兩支白色的洋蠟。桌子前面有一堆紙在熊熊地燒着，似乎是幾個紅格紙的本子。在火光中，還有一個人正必恭必敬地向着這堆紙磕頭，仔細一看，原來就是王君。我要笑，但一想到早晨的情形，笑的心思就不知道跑到那裏去了。這時王君已經看見了我，我向他點了點頭，他也向我微微地點了點頭。他臉上的表情是平靜，冷淡，而且坦然，如同一個牧師在聖像前默禱時一樣，和上午的憤怒和緊張完全相

反。

站了一會，覺得很無味，可巧電燈這時也亮了，我便乘機一溜煙跑上樓，回到自己房裏去。

回到房裏，覺得身子非常疲乏，也顧不得洗臉，一翻身便倒在牀上，打算睡一會。但腦子裏卻盤旋着院子裏的情形，不能成睡。不久，就被雨下敲門的響聲驚醒了。

『沒事吧，張先生。』接着聽見王君在門外問。

『啊，沒事，沒事！進來吧！』門開了，露進王君的蒼白的臉來。

『不，我想請你到我那邊坐坐——喝點酒。』

『喝點酒麼？……』

『如果不會喝，過來談談也好。』

『好好。』

我跟着他走到他的門口；他把門推開，讓我進去。裏面除了一張被具零亂的板牀，一個破籃，一張棹子和兩個木凳外，觸到人眼的只是一片碎紙和塵網。一盞電燈無力地亮在那裏，看來已有多日沒揩了，禿白的四圍被牠的黯光照着，愈顯得可怕地蕭條。一進門便有一股陳舊的氣味撲面而來，使人覺得像是走進一個停屍的廳堂。

『這房裏很不漂亮，是不是？』他望了我一眼，同時不可捉摸地微笑了一下。『不要緊。那是你沒住慣的原故。住得日子久了，路易十四的凡爾塞別宮和乞丐們所住的土地廟也就會毫無兩樣了。你不相信吧？將來你試試就知道了——來，請坐吧。』

他讓我靠着桌子坐下，他自己也坐在另一個凳子上，桌子上擺着四個碟子和一大瓶白乾。他先在自己的盃裏把酒倒滿，然後又替我斟上。

『來喝點酒吧，不會喝，就少喝點。菜雖不好，而且還是上過供的，但在

我卻有兩年多沒開過這樣的暈了。哈哈！」說完，早已把他的一盃倒在嘴裏去了。

『兩年多麼？』我也喝了一口，急忙插上問。

『爲什麼不能兩年多呢？我以爲這是毫不足奇的事。你看，今天的松花够多好，快吃吧，我爲牠還跑了一趟西城呢！』

『不是足奇，不過覺得你這兩年的奮鬥精神很佩服罷了。』

『奮鬥的精神嗎？我不懂。因爲我沒想奮鬥。』他把眼望着酒瓶，出神似地說。『難道沒有錢就不好過日子嗎？這世界上有許多事是可以不化錢而可以享受的。譬如，沒錢交房費，伙計和掌櫃對你冷諷熱罵，你一定要生氣是不是？但如果這時你會變通一下，暫時不生氣，再用第三者的地位去看一看這件事，那趣味不就 and 看喜劇一樣嗎？再不然，如果覺得居於第三者的地位辦不到，就取報復的態度也未嘗不可，因爲至少你不至於感到自己在人類中的地位爲可憐了。——』

嚇，不知怎地竟哲學家似地講起話來了！還是吃我們的酒吧。」

他又乾了一盃。蒼白的兩頰開始顯出斑斑的紅點了，但他卻仍舊微笑着接連地一盃盃地傾下去，同時話也驚人地多起來了。

『我問你，王先生，你剛纔在院裏燒的是什麼東西？』一來因為好奇，二來因為找不出話說，過了一會，我終於問了。

『剛纔在院裏燒了的麼？』那充血的眼珠忽然帶出微微的驚訝的神氣。『沒有什麼，小說。』

『你也作小說嗎？』我吃了一口燻魚說。

『也不能叫小說，只算是近兩年的日記而已。』他看我的酒已經完了，便又替我斟滿。

『那麼為什麼不發表呢？』

『起初沒有這樣想，所以現在也不會這樣做。』

『那麼你寫牠作什麼呢？』

『給自己看呀。』他得意似地對我點着頭說。『你想，一個人能夠同看喜劇似地看着別人自己的動作，還能把這些動作記下來，那不是很有趣的事嗎？我寫這些東西就是由於這種遊戲和報復的動機，因為我的生活就是這樣。』

『我真不明白你為什麼要燒掉牠們。』

『那很明顯：因為我要改變我的生活了。……你認識寶石嗎？你看這個值多少錢——』

說着，他伸手把桌子上放着的舊銀質的小盒拿在手裏，從裏取出一個閃目的東西，——一個鑽戒！我接過來估量一下，鑽石足足有一克拉重。我疑心牠是假的，但我卻找不出一點假的痕迹。不等我開口，他便又接着說：

『無論怎樣，這大概總償得過我的房費吧？說句老實話，我把我們那可憐的掌櫃也要得實在够了。……可惜我不能看見他如何快樂了。……』他把這末一句

說得十分低，同時那深紫的唇角微微掛起一線苦笑。

『我今天要早一點睡。』於是我站起來說。『你也不要喝了吧，免得醉得不亦樂乎。』

『唔。』他似聽見沒聽見地答應，臉紅着，兩眼出神地望着酒瓶。

『明天見吧。』我開了他的房門說。他卻仍坐在那裏安然不動。

回到房裏，剛攢進被筒，就聽見他在隔壁開始用筷子敲着拍子，悠然地唱起來了。起初聲音還同平時一樣，但不久便漸漸變得粗噪起來，使人聽來好像一匹受傷的野狗的叫聲。本來覺得非常頭暈的我，這時被他的叫聲一吵，反不能合眼了，而同時他的豪興卻像無邊似的，總也完不了。一時我很想過去勸勸他，但又恐怕他喝醉了不講理，只得中止。後來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纔朦朧睡去，但似乎記得他的清歌那時還沒有停止。

第二天，他的屋裏非常寂靜。我想，大概是疲倦了罷，也沒有注意。一天又過去了，而他的屋裏仍沒有動靜，於是我便在第三天下午走到櫃房，想問問他是否在家。

『您還不知道嗎，張先生？』掌櫃笑着說。『王先生燒了他那些本子，第二天一大早就出去了，壓根兒就沒回來。』

『沒帶行李嗎？』

『唉，有什麼行李呢？他屋裏的東西共總也不值兩塊呀。總算他運氣，讓他跑了。』

他又對我訴了半天苦，說王君欠了他們多少錢，並怎樣沒法子交代。但關於王君的鑽戒他卻一字不提，雖然我明明看見那裝鑽戒的銀質的小盒正安然地擺在那靠窗戶的方桌上哩。

煙燈旁的故事

煙燈是個很奇怪的東西。若從牠的光來說，牠並沒有電燈那樣輝煌，也沒有蠟燭那樣燦爛，但是牠有一種特別的魔力，可以吸住成千的意志堅強的人。在寂靜的深夜裏，那是怎樣一個幽境啊，如果你能對着一個煙燈躺着。在你發怒的時候，牠會使你平靜；在你憂愁的時候，牠會使你忘懷；如果你要談話，牠更是個絕妙的助興品，在牠旁邊你簡直愈談愈有趣，愈談愈高興。我和煙燈的關係很深，我的兒童時代幾乎完全在牠旁邊過的；在我所有已往的印象中——無論是祖母的故事，祖父的鬚子，或父親的把戲——煙燈是一個最大的背景。我愛煙燈，雖然我不愛大煙。

我是多麼高興啊，這一次回家竟有人和我在煙燈旁談話，而且還告訴了我一個離奇的故事。

當我從車站走到家裏的時候，我一進門就碰見了孫大叔，原來父親的這位老友現在正住在我們家裏。他的一切都沒有改變，除了臉上加了一點皺紋，他很熱烈地歡迎我；在喊了幾聲驚嘆句子後，就開始誇獎我起來。

他的一舉一動都使我仍舊可以看出從前的孫大叔來——一個質樸，粗魯，老實，混沌的丘八。他在十年前就當營長，到現在還是個營長，雖然他的同事有的已當了師長了。其實按他的才能說，他連營部的事都辦不了，不過因為他的資格的很老，朋友們給他一個位置而已。他似乎很會享福，把營裏一切事都交給別人去辦，自己整天除了吃就是玩，比一個小孩子還要無憂無慮。在幼時，我和弟弟妹妹常常騙他。沒有事我們就拉他打牌，每次打牌總要設法把他面前的一大堆銅子都贏過來。他却像瞎子一樣，一點都看不出我們的詭計，離開桌子的時候總是不好意思地喊着，『倒霉，倒霉，又被小東西們贏了！』

但這次我却由老媽子的閑話裏注意到一件從來沒有注意的事，就是他的不與女人接近。他的妻子早已死了，很奇怪地，幾年來他既沒有續娶的意思，又不肯到妓院去一趟。在不打仗的時候，他不是住在旅館裏就是住在朋友家裏，我從來不省得他和那個女人接近過。在所有的嗜好上他一點都不會節制，可是一提到性慾他就要退避三舍。父親似乎知道這個的原因，但我又不好憑空地問他，雖然我的好奇心已被引起。

吃完了飯，孫大叔已喝得滿面紅光，

『走啊，孩子，陪着你大叔抽煙去。』

抽煙對於他不過是個消遣；他並沒有癮。他的煙具很講究，聽說是煙朋友們常他四十歲生日的時候送給他的。

對着那可愛的煙燈，一個人的話會源源不絕地湧出來。我們先談些別的事，漸漸地便談性慾問題。

在我，以爲他一定是入了什麼同善社一類的東西，想藉禁慾來修道，於是對他說禁慾是如何有害，勸他趕快娶了一個妻子。

『我也不想修道，我也不想成仙。』他凝視着煙燈說。『我的不近女人有我的緣故。你看我像修道的人嗎？你要知道，得近女人也是一種福氣。人的福氣有定數的，沒有也不能強求。』說到這裏，他帶着一副奇怪的微笑把煙朵插在斗孔上，把槍頭放進嘴去。

『你猜我這輩子一共壞了多少女人？』過了一會，他忽然擡起頭來說，眼睛毫不轉動地瞅着我，如同一個教員問一個小學生。我呢，因爲這個問題有點突如其來，只好重覆他的話說：

『多少呢？』

『一百三十多個。』

『什麼！一百三十多個？』

『對了，並且都是姑娘，不算「開過苞」的。按說，在一個多年的軍人，這數目並不算大，老張還說他壞過三百多個呢，不過在你們看來大概有點可怕吧，哈哈。』他又恢復了他那無憂無慮的神氣。

『那還是前十年的事，』他提起精神地說，『那時我們的軍隊剛剛攻下C城。在沒攻下以前，司令便許了我們三天的「放假」。你要知道這種「放假」在當兵的看來比十萬塊錢的賞格還重大。如果上邊發下十萬塊錢，每個人頂多也不過得四五塊錢。換過來說，如果「放假」呢，那末大家不但可以發一筆小財，就是在玩女人上也可以隨便一點。這真是再好沒有的事。』

『我們一進城便瘋子似的散開了，每個人實行每個人的打算，所差的就是因為我們是得勝的軍隊，沒有放火殺人罷了。』

『下級官長向來和兵們一個鼻孔出氣的；你想這種好事我們當連排長的豈能輕易放過。我們有五個人是老在一塊的：一個是老殷，一個是老張，還有兩個記

不清了。老殷天生是個壞蛋，一切壞主意都是他出的。他會不動聲色地從銀號裏借出錢來，他也會不動聲色地玩到許多女子。還不到兩天，我們各人的胳膊就穿滿了金鐲，還姦了好幾位大家的姑娘。

『無論多麼大的地方也受不了這樣的糟蹋，別說C城只是個小地方。全城不久就被我們打掃得一乾二淨，可是放假却還有一天，我們無聊得沒有辦法，便在街上溜馬似地溜着。』

『你看見了這次打仗時本城的情形嗎？那時的C城就和這個一樣：店舖和人家的門都關着，街上沒一個人走路，無論什麼地方都是冷冷清清的，連你自己走路的地步都聽得出來。』

『我們走進一條小路，忽然聽見一聲輕輕的哨兒。那是老殷打的，他用眼色叫我們往左邊看去。嚇，你沒看過那樣好看的人！在一個黑色的門外，站着一個女人，小小的腳，光光的頭髮，長眼睫毛，大眼睛，看打扮雖然像個婦人，看舉

動却又像個姑娘，——我也不會說，總而言之是又可愛又可憐，一個好看的女人。

『她正向一個偷偷做生意的小販買燒餅，看見我們瞅她，便慌慌張張地進去了。按老張的意思，我們立刻就跟進去。但老殷攔住我們說，「你們這些混蛋！你們敢保裏面沒有別的弟兄嗎？你們敢保到裏面不起衝突嗎？你們的心大概是沒有眼兒的，永遠不會想出一個萬全的主意！」』

『他把我們領到關帝廟裏，開始對我們講他的妙計。「我會注意那門口的一個小木牌子，知道那是一個薦老媽子的地方。那種地方是很雜的，說不定早已被別的弟兄們站了，進去要起衝突。……那個迷人精多半是由鄉下逃難來的新娘子，打算在城裏幫人家的。反正她已經是我們手裏的貨了，我們現在儘可以不用忙。等到天黑以後，老孫你可以去找她的老板，說我們團長的家眷到了，立刻要一個乾淨的老媽子，愈快愈好，愈乾淨愈好，無論要多少錢都可以。那麼她的老

板自然叫她去了。講好以後，你就可以把她帶到廟後邊那個死胡同裏，我們在那裏等着。……如果她的老板把別人給你呢，你就問他還有更好的沒有，直到得着她才算數。」

『老般的計策果然妙，我一到那裏就把她驅了出來。於是我在前面走，她在後面跟，她好像有點膽小，不斷地問我到了沒有。說句老實話，我真有點可憐這風兒都吹得倒的小乖乖，也不知在前輩子作了什麼孽，今生會遇見我們這幾個色鬼！我很想把她送回去，但又怕傷了朋友的情分，終於把她帶到我們預定的胡同那裏。』

『胡同裏黑得對面不能見人，一陣陣的涼風從裏邊吹出來，連你進去都要害怕。她走到胡同口忽然疑惑地站住了。她想問我，但不等開口就被幾個人撲上去堵住了嘴，按在地下。老般低聲對她說，「如果你是明白的呢，你就挨班地好好地應酬我們一下，我們也虧不了你，並且還送回去。如果你不受擡舉，我們就不

客氣了！」她却好像沒聽見似的，——大概因為嚇昏了，——只是哼着，衝着，掙扎着。於是老殷就說，「兩個人接腿，一個人幹！看他媽的怎麼樣！」

『老張向來是事事不讓人的，這當兒自然也是他先來。那小子真可以，足足地幹了一個鐘頭，直到那女人的聲音沒有了才完事。你要知道，在這樣幹的時候，昏過去是常有的事。我們都是有了經驗的：老殷仍舊跟上去幹。』

『最末後才輪到我。懷着鬼胎的老殷說現在她已經用不着扶了，便和別人先回營盤，讓我一個人清靜地過着癮。真的，她用不着扶了，在黑暗裏她既不動彈又不出聲，像一個被宰了的母羊一樣。我那時簡直連一點憐憫心都沒有，弟兄們蹂躪她的那種聲音早把我的憐憫心趕跑了。在那時你無論如何也不由自主，我不騙你！』

『完事以後，我就想把她送回去。我替她把堵嘴的布拿開，並且劃亮一根洋火，打算看看她傷重不重。好傢伙！當她的臉在我面前一閃的時候，我的頭髮根

立刻豎起來了！凸出的眼睛，咬緊的牙，臉蛋青紫得像一塊花蛇的皮，簡直是個兇鬼！……』孫大叔說到這裏，忽然把頭搖動着轉了過去，好像要避開一個可厭的東西。

『從那以後，』他把燈蕊挑了挑說，『我的興頭雖也常常來，但一靠近女人就要打一個冷戰，把興頭立刻趕到天空裏去。我的膽子本不算小，怎奈那個可怕的鬼臉永遠離不開我！』

一九二七，三，上海。

L
君
的
話

是一個巴黎的夏天的下午。早晨曾下過一陣細雨。太陽照舊帶着牠的金色的光輝在白雲裏穿着。但也只是帶着金色的光輝穿着罷了，牠的熱力却彷彿被早晨的細雨過了漏似的，一點也不灼人。綠克桑布公園的空氣裏充滿濕土和濕草的氣味，使人感到秋意。L君和我做完了我們二十分鐘的散步之後，在園子後部找了一個長椅坐下，又開起我們的照例的辯論來了。

L君是我到巴黎後才認識的，但暑假的無聊，使我們很快地成了離不開的朋友。我們每天在一起吃飯，在一起散步，在一起進圖書館，在一起逛舊書攤。L君有一副細長的身子和一副意大利人的皮色。面孔的各部都位置得很適當。一隻聰明的鼻子。一對黑而大的眼睛。嘴角上永遠帶着一點高傲的笑意。他在巴黎是學無線電的，但在任何方面的博學都足以使他談話的人驚異。他很愛說笑

話。他給人的最初的印象祇是一個天真的孩子，但是如果你仔細觀察他的種種舉動，你就在牠們背發現出一種可怕的世故，甚至一種可怕的冷靜。他有一副特殊的推理的腦筋，對於一切事情都有透澈的觀察。他不大喜歡同人家爭辯，但輕浮的我却幾乎每天至少要向他挑一次戰。當我們開辯論會時，我照例是用一種足以使人發怒的輕蔑的口氣向他攻擊，他照例是用一種轉灣的說法和輕柔的滑稽對我解釋。幾乎每次都是我被他說得詞窮，但即使詞窮我也不肯認輸，一直到他用別話來岔開才完事。這種事在別人也許不久就要認為冒犯，但是我知道使L君生氣却是一件很難的事，所以也就樂得藉此消遣消遣。

這次我們所談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知識階級能否變為無產階級的問題。自然，在現在的我看來，這本是很顯然的事。但一年以前正是我開始從書齋生活向外解放的時期，所以即使這樣顯然的事都沒有進過我的腦子。當我開始對L君提出這個問題時，他立刻笑着在我的肩上拍了一下說：

『你看，又要談這種大問題了！』

『我並不是要談這種大問題，不過問問你的意見罷了……』我紅了臉分辯說。

他見我難爲情，便把眼睛移開說：

『自然，這種過渡時代的知識階級和無產階級在關係上是並不衝突的。可是如果叫一個知識階級整個地變成一個無產階級，那却是件難事。』

『爲什麼是難事？』

『不同的環境造出不同的習慣。』

『那還用你說！我也明白心理學上的定命論。不過那祇是限於一般不自覺的人。一個有意志的人在澈底地取得一個新的階級意識之後便可以毫不費力地變成那階級的人。釋迦牟尼不是一個王子嗎，在他完成了他的哲學系統之後，他怎麼也可以決然地丟開他的富麗的生活呢？』

『你以爲釋迦牟尼那時就整個地——聽清楚，我說整個地——變了他的生活

的習慣嗎？沒有的事！在他發怒的時候，在他不自覺的事情，他的王子氣不定要流露多少次呢。」

『你怎麼知道呢？』

『這是可以想像出來的。』

『你曾在什麼佛經裏見過這種記載呢？』

L君很和氣地笑了。

『你看，又胡鬧起來了！』

這時我們忽然聽見了一陣銳硬刺耳的聲音。一個穿着艷麗而俗氣的衣服的法
國少婦，拉着一位戴着常禮帽的老頭子大聲談笑着，從我們前面走了過去。L君
漫然地用眼送着她，又深思地用手杖在腳前的潮沙上畫了一會，忽然轉過頭來
微笑地問我：

『你在巴黎打過野鷄沒有？』

我知道他是要轉變談鋒，但是我仍舊裝作不覺地回答說：

『沒有。你呢？』

他又微笑了。

『只有過一次。』

『在巴黎住了三年，只有過一次？你真是聖人了。』

『而且連這「一次」都失敗了。』

『打野鷄又有什麼勝利和失敗呢？』

但他却彷彿沒有聽見我的話似地，仍舊用手杖畫着潮沙；這樣一直過了半天，才慢慢地開口說：

『我們這些過慣了書齋生活的人們不但不能變為真正的無產階級，就是連普通的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有時都過不慣，因為我們整天都是在理想中過着，幾乎對於現實失去了應付力。譬如找女人這件事，如果叫我們到北京那種頭等鑒子裏

去，先打幾次茶圍，然後再同妓女發生關係，我們或者還辦得到，否則如果叫我們到上海或巴黎這種地方來打野雞，一見面就性交，我們就有點應付不來。其實事情明明還是一件事情，但我們却願意先和對方——即使不生熱情——熟習一點。這就是我們在理想中生活的結果。』

我知道他是愛發長篇的議論的，便不做聲。於是他又接着說：

『在去年這個時候，我也像你一樣，相信一個人可以用理智改變他的生活。那時我的性慾的要求非常強烈，有時簡直不能安下心去工作。想去打野雞，又怕染上梅毒。橡皮套的使用我是曉得的，但據說用了牠就失去許多快感，而且用多了還要得神經衰弱症。那時我心裏想，如果我得到一種防毒的方法，我就一定去。有一天我把這件事在說笑中對一位瑞士的同班談到，他是個「老巴黎」，立刻介紹了我一種外用的藥膏。於是我便對自己說，明天去吧。

『可是第二天我並沒有去。並不是忘記了。那天這件事在我的腦袋裏一直盤

了一天。可是，一到了晚上，我便對自己說，今天不要去了，明天再去吧。我知道自己是有點膽怯，但我想這不過是事前的慌張，到了那時就會好了的。誰知第三天還是一樣。這樣一連推了幾天，連自己都生起氣來。於是我便決定星期六晚上一定要實行了。

『到了星期六下午，我硬着腦袋去理了一個髮，洗了一個澡，又買了一身新的內衣換上——』

『打扮得這樣講究做什麼呢，又不是去會愛人？』我插嘴說。

『自然不是去會愛人，但這並不是爲給別人看的，乃是爲給自己看的。即使一個人只和自己見一面，自己也不願意給人一個壞印象；這也是我們這些神經衰弱的人的臭毛病。』

『讓我接着說吧。那天我吃完晚飯，又坐在一個咖啡店裏聽了一個鐘頭的音樂，一直到九點半鐘才坐地道電車走到歌劇院方場。其實我本可以坐公共汽車一』

直到孟馬特大街，但是我覺得這樣從意大利大街穿過，或者可以多看幾個，所以便在歌劇院方場下了車。

『一走到意大利大街，我立刻吃了一驚。所驚的並不是那些電燈招牌和汽車啦叭。却是那些擠不動的人！我以前也在這一帶走過幾趟，但都是在別的時間，從來沒見過這樣多的人。這時旁道上的人不但數目上是奇怪的多，而且十成有九成都是男子。除了坐在咖啡店的露天的座位上的之外，又十成有九成都是向着同一方向動着。所有的腿都是遲緩地移着，所有的眼睛都是閃閃地張着，看了叫你又驚奇又好笑。

『我夾在一些黑色的背脊後面茫然地走了一陣，忽然覺得不對起來。我是做什麼來的呢？女人在哪裏呢？於是我便伸起頸子向四面張望。但是除了陪着紳士們坐在咖啡座上的女人和一兩個在我們中間穿來穿去的帶着黑邊眼鏡的美國女人之外，完全是男子的世界！大概還早吧。我想。再不然就是還在前面。跟了這些

人走大概不會有錯的。於是我便又在那些黑色的脊背後面擠下去。

『我猜想得不錯。果然過了不大的工夫便有幾個開始從對面走了過來。起初幾個不是肥得像一個白麵饅頭一樣就是老得像一個妖怪，但後來愈來愈密，也就間或有幾個看得過去的。一個個都穿着大紅或大綠的衣服，在輝煌的電燈光下輕佻地擺着。於是我前面的隊伍便把腿移得更遲緩了，眼張得更閃爍了。』

『這時一連有幾個很漂亮的在我身邊擦過。怎麼辦呢？我對自己說。就在這樣多的人中間和她們打招呼嗎？這樣想着，我的心裏不覺又膽怯起來。』

『但是轉而一想，我是做什麼來的呢？即是在這樣多的人中間和她們招呼又有什麼關係呢？於是又決定堅持到底。』

『這時正有一個又年輕又可愛的女孩子向我走來。她那一對憂鬱的眼睛一直到现在我還記得。完全沒有一點妓女氣。如果在別處遇見，我一定不相信她是做這種職業的，但一個平常的婦女是萬不會在夜間在這一帶單身走路的。見她向我』

走過來，我便預備向她打一個手勢，但是，剛剛要把手舉起來，腦袋裏便覺得像旋風似的轉了起來。等清醒過來時，她早已被我背後的人們吞下去了！」

『哈哈！』

『你只管笑，還不知道那時我是怎樣生氣呢。……於是我便對自己說，下一個可不能再放過了。但是，話雖這樣說，當第二個我看着合意的向我走來時，仍舊是我的手還沒有舉起來沒了影子。我氣得發狂，索性不去招呼了。』

『這樣走了半點鐘，意大利大街已經走完，連蒙馬特快到盡頭了。輝煌的珈琲店已經沒有那樣密，前後的人也漸漸減少了。我知道再走下去就會連一個都找不到的，便對自己說，不要再弄這種可笑的把戲了吧，下一個即使不十分好也要把她抓住。正在這樣想着，忽然從前面的小路裏轉出來一個在我身邊擦過去。那時旁邊上不大亮，但模糊地還看出是穿一件黑衣服，身體很苗條。我大着膽子停了步回頭望了她一下。她見我回頭望她，也在三十步以外的地方停了步。我這時

又不知道怎樣好了，心臟只是可笑地跳着。她見我躊躇不決，便慢慢向我踱過來。

『晚上好，先生！』我忽然聽見一個蠅子似的聲音在我耳邊說，同時一雙黑而大的眼睛在我前面出現。

『晚上好。』我是努了這樣大的氣力來說出這三個字，連我自己都聽見我的聲音的顫抖了。

『你要我陪你嗎，先生？』那蠅子似的聲音又在我耳邊響了。

『我知道對一個法國妓女是用不着講什麼客套的，於是，也不望她，仍舊緩步向前踱着，我問：「多少錢？」』

『是「一次呢還是一夜呢？」她問。』

『我這時又有點後悔起來，覺得一點這方面的興趣都沒有。但我想，如果給講一夜，先睡下去，熟識熟識，或者還有希望吧。於是我便回答：「一夜多少

錢？」

「一百佛郎好不好？」她問。

「其實這價錢在中國並不算貴，因為法國的野鷄是比公娼高的，並不是像上海四馬路的那些一樣。但我是知道行市的人。」五十佛郎。「我冷然地還價。」

「但是，先生，」她把手穿到我的左臂裏，把臉貼近我的臉說，「如果我陪你一夜，我就不能再做別的生意了。現在什麼東西都很貴呢。」

「聽了這買賣氣十足的話，我倒覺得好笑起來。」好吧，「我說，「就是一百佛郎吧。你知道附近有什麼旅館沒有？」

「我認識一個，就在前面。讓我們先走到對街去吧」

「我們在汽車中間穿過馬路，又走起路來。我也不說話，也不望她，心裏只感到一種無聊的厭惡。她似乎也覺得我的奇怪的沈默，便夾緊我的胳膊，裝出一種快活的調子唱了一兩句曲子；但結果不過更滑起我心裏的厭惡罷了，我還是

一言不發地走着路。

『當我們轉入一條小路時，她便指了一家門前很黑的小旅館向我說，「到了。」我們走進去，一位很瘦的白髮的老太太從裏面跑出來。

『有房間嗎？』好像怕我不會說法國話似地，我所找的姑娘替我問。

『要好一點的嗎？』老太太向我問。

『我點了一點頭。她領我們走上一層樓梯，拿出鑰匙把一個門打開。我走了進去，只見不過是個用俗氣的花紙糊着的普通房間罷了，一點也不見得講究。或者在這個小旅館裏是好的吧。

『多少錢？』我問。

『十五個佛郎。』老太太回答。

『唔。』我不做聲了。

『把錢給她把。』我所找的姑娘用一種奇怪的神情望着我說，彷彿怕我要賴

賤似地。

『我知道！』我不耐煩地說。

『我把十五個佛郎交給那位老太太，又給了兩個佛郎的小賬，她便關上門出去了。我在一隻沙發上坐下；我所找的姑娘則取下她的帽子，走到梳粧台前整理她的脂粉。這時房裏燈光很亮，從鏡子裏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她的面部。她是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各處都生得不壞，不過因為營養不良的緣故，面部非常憔悴，雖然塗着脂粉，仍舊不能掩住那下凹的兩頰和深陷的黑眼。我心裏想，這樣早就獨自賣淫的一個女孩子，她的故事想必很多，今晚就和她談談也是好的。』

『我還沒想完，她已經打扮妥當，立刻像箭頭一樣地跑到我的前面，兩手把裙子往上一掀，便在我的腿上坐下了。』

『天氣很熱，讓我好好地休息一會吧。』我推她說。

『但她却好像沒有聽見似的，立刻又裝出一副假笑把頭靠在我的肩上說：『你

愛我嗎，寶貝？」

『她這種學得不高明的假手段使我惡心得幾乎要吐出來。』「請你坐在床上吧。」我又推她說。

『我親愛的人兒啊，我親愛的人兒啊！』這樣叫着，她便在我的頰上很很地吻了兩下。

『坐在床上，你聽見沒有！』我有點生氣了。

『她睜着她那天真的大眼莫明其妙望了我一會，接着便又裝出一副小孩似的撇嘴在我耳邊說，「你不愛我嗎，寶貝？」』

『不要吵，天氣很熱，讓我們談一談吧。』

『我是多麼願意同你這樣的人睡覺啊！』說着，她便動手替我解開衣服。

『我知道是沒法和她講了，急忙說：「不，不，我現在忽然頭痛非常利害。』

『大概是受了涼，讓我叫他們拿一點酒來你吃吧。』

『不用，不用！』

『那麼怎麼辦呢？』

『出出散散步就好了。』

『她似乎有點看出我的意思了，懇求地說：「但是，先生，我怎麼樣呢？」』

『我明天再來，這些先給你吧。』我遞給她一張五十佛郎的票，便拿了帽子預備開門。

『但是她彷彿知道我是好敲竹槓似的，把身子在門前一攔，又做出她那小孩似的撇嘴說，『但是，先生，現在什麼東西都很貴呢……』』

『若在平时，我一定要同她理論，或者用叫警察的話恐嚇她，但那時我就像一個困在籠子裏的兔子一樣，恨不得立刻逃開，所以只好又取出五十個佛郎給了她。』

『現在好了吧？』我問。

『她滿意地笑了笑。』多謝！』

『那麼再見吧！』我開了門說。

『再見！』

『我狼狽地跑了出來。當我走出大門時，我還可以聽見她和那位老太婆的笑聲。』

『他們大概以為你瘋了吧？』在L君說完之後，我笑着對他說。

『唔。』L君也笑着站起來說。『這件事可以證明我剛才的話：我明明知道是去解決性慾的，不是去講愛情的，但我仍舊要感到厭惡，仍舊要跑出來，這就是意識不能改變習慣。——不早了，讓我們吃飯去吧。』

一九二七，七，巴黎。

英

雄

在半夜的馬路上的寂靜中，一輛洋車在河北中國旅館的門口停了。張軍需滿面紅光地慢慢地走下來。

『張大人回來了嗎？今天真早！』還沒上樓，肥胖的朱掌櫃早從帳房裏跑出來招呼。

『唔，朱掌櫃吃過了嗎？』張軍需覺得今天特別高興，也回問了一句。

『偏過了，大人！』朱掌櫃的腦袋和身子打了一個對折。『董長盛……董長盛！……你瞧這勁！……快給張大人開門！』

『聽見啦！』接着穿白制服的董茶房就從甬道裏轉出來，兔子似地跑上樓梯。

『回頭見，朱掌櫃！』張軍需撩起了他的灰嘩噠的夾袍，向朱掌櫃點了點

頭，慢慢地走上樓梯。

『回頭見啦，大人！』朱掌櫃的腦袋和身子又打了一個對折。

張軍需走到樓上，他的門已整個地開着，董長盛露着金牙微笑着，筆挺地站在門口。

『辛苦你，伙計！』張軍需一面進門說。

『那裏？沒侍候大人什麼。』

『好好地混吧，伙計，等我有了好事你不愁沒飯吃。』

『大人栽培！』

『好，你去吧，我今晚不用什麼啦。明天一大早記住打電話到雙喜班金小桃那裏，叫她晚上不要應局，我要請客，你聽見沒有？』

『聽見了，大人！』

門關上了。張軍需快活地擦了擦兩掌；把馬褂脫下來；從桌上拿了一支煙

捲，點上；沈思地在地板上踱了兩步；接着，走到鏡前把他那老鼠似的幾根黃鬚子撚了兩下，終於微笑了。

張軍需每月要到T城來領餉一次。如果我們把一月也分做白天和夜晚，那麼這領餉的時期在張軍需就像吃鴉片者的夜晚一樣舒服。到了日子，坐京漢京奉的通車跑到T城，在常住的中國旅館安下行李，第二天再把公事交上，以後就沒有什麼事了，獨自一個人住在一個房間裏，愛打牌就打牌，愛逛窯子就逛窯子，既沒有那見了使人寒戰的太太來撒潑，又沒有說尖刻話的馬弁來叫「師長請！」天堂的生活又比這好得了多少？

然而，用句張軍需的話，世界上沒有一件容易的事。領餉在外面看來簡直比吃餃子還省事，但是在第十三師裏卻沒有人能把牠辦得這樣漂亮。自從十一年三月明令禁止就地籌款以來，十三師的餉每月就不得不到省長公署去領。如果你叫別人去，好，他可以照樣走到財政課，他可以照樣把公事交上，他可以照樣得到

答應，至於什麼時候發餉，那卻是個問題。今天去問，他們會說省長還沒有批准，明天去問，他們會說沒有現款，一天一天地過去，非鬧到月底不可。至於張軍需，省長署裏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他是祕書長的小舅子，財政課裏的人也都是他的酒友，他到了T城，愛幾時拿，就幾時拿，所謂「等款」，也不過藉辭偷閒而已。

今天是他本月第一天到T城，剛替財政課長作了陪客回來。很可幸的，就是，他今天竟和胡副官長在席上談了半天話。他，他已經做了三年的軍需官了，名譽和權柄固然談不到，連錢也不過剛剛夠費用。然而他是野心的人啊！他知道自己的才幹，雖然他的姐夫總瞧不起他。他相信，如果有機會，他可以在五年之內得到督軍和總長的位置。他整天地等這個機會，卻整天等不到。他曾費過不少的工夫調查中國的現狀，他知道那一股土匪可以改編，他也知道那一個洋行可以代買軍火。你想，有了這些後盾，再加上一點基礎的兵力，一省的地盤豈不伸手就

到嗎？胡副官長到底不是凡人，今天居然在十幾個陪客中看出了他！當他講到中國的大勢的時候，胡副官長不是幾乎高興得要跳起來嗎？他答應作他的友朋，並且替他在大帥面前推舉。……張軍需撚了撚他的鬍子，不由地微笑了，他在地板上踱了兩步，走到圓几旁坐下，隨着又不安地立起來，仍舊到鏡前去端詳自己。

『救命啊！……救命啊！……』忽然一個女子的聲音從黑夜的寂靜中傳出。這使他立刻獵犬似地把耳朵支起來，慢慢地走到床前，從枕頭下面摸出他的手槍。

『救命啊！……救命啊！……』聲音又像從樓上來的。

張軍需輕輕地開了門，看見甬道裏很亮，便咳嗽了一聲，一面碰着牙齒一面爬上樓梯。但是，剛上了最末一級，二十一號房便有一人飛快地跑出。

『站住！』張軍需吃了一驚地叫了一聲，手指也不由地一動。砰！一顆子彈

無力地衝在灰刷的牆上，隨即落在地下。

那男子受了這突然的攻擊，機械地站住了。這時所有的房間裏都不約而同地起了一陣雜亂的碎小的響聲，但不久就又歸寂靜。

張軍需定了定神，開始打量他面前木鷄似地立着的男子。粗大的身量，健康的皮色，天真的眼睛，厚的嘴唇，一看就知道是個從鄉下初來的青年農人。似乎剛由床上起來，鞋還未穿好，夾袍也是披在肩上，臉上帶着一副不可形容的恐懼的表情。

『喂，你來幹什麼的，混蛋？』

張軍需剛剛要開口，背後已經有人替他問了。他很快地回過頭去，只見朱掌櫃正縮着頸子一步一步地走上來。

『你也聽見有人喊了嗎？朱掌櫃？』張軍需覺得心頭立刻鬆了一個綑束。

『可不是嗎？我還見一聲槍——啊，是您放的嗎，大人？』朱掌櫃一眼看見

了張軍需手上的手槍。

『你看，我正在房裏辦公——你先別動，等完了事再說！』張軍需轉過頭來用他那三角眼對那男子瞪了一下。『——我正在房裏辦公事，就聽見有人喊，聽着好像在樓上。我拿了手槍上來，他正從廿一號跑出。我看他有點形迹可疑，然而不知道他是不是本旅館的房客。』

『不是，不是！咱們旅館裏住這樣的東西！』朱掌櫃鄙夷地對那男子捲起了袖子。『你是幹嗎來的？我問你！』

『我……我……』臉上的皺紋動了動，嘴張了張，身子扭了扭，結束了這個答覆。

『董長盛！董長盛！』朱掌櫃裝做沒有聽似地叫。

董長盛沒有答應，回應朱掌櫃的叫聲是一陣開門聲。從所有的門口立刻便伸出了許多腦袋；有的見沒有什麼危險，便開始探出身子；有的別人已經出來，便

也鼓着勇氣移動兩步；這樣，甬道裏不一會就圍了一圈子，只見朱掌櫃在圈子裏更提高了嗓子。

『你……你……你什麼？難道你是啞巴嗎？』

『到了現在，你想裝傻子就會混過去嗎？』張軍需覺得該說話了，背起兩手駝鳥似地在圈子裏走了一周。『如果你老實在這時說出點受聽的話，事情還好辦，不然哪，哼，只要我一張片子……』

然而還是沒用；聽到這「一張片子……」那男子只抬起頭來莫明其妙地望了望張軍需，好像望一位神通廣大的菩薩，又望了望在四圍私語的人，仍舊把眼光釘在他的鞋上。

『什麼事呀，朱掌櫃？』一個穿西服的少年低聲下氣地在朱掌櫃的耳旁問。

『什麼事？我要知道是什麼就好了，先生！』朱掌櫃做出要哭的樣子。『說不定是什麼把戲呢，這個年頭！……現在張大人雖然把他捉住，我們還不敢甘一

號房裏有了什麼禍呢！……這個年頭！』

『朱掌櫃！』張軍需笑一笑，停止了他的散步。

『是，張大人！』

『還不去叫巡警嗎？你等着什麼呢？現在我們先不用管廿一號的人死了沒有，巡警來了我們就可以脫去責任。』

『是，大人高明。』董長盛！董長盛！……這東西準是睡死了。……董長盛！……』

『讓我去吧，』西服少年搶着說。『誰知道他什麼時候來呢？』說完，回到房把他那灰鼠大氅披上，用力地響着皮鞋走下樓去。

甬道裏又是一陣失措的寂靜；所有的鼻子都困難地呼吸，所有的眼睛都鑽石似地閃閃。

『張大人真能幹！』末後，一個立在張軍需背後的紅鼻才嘗試似地低聲說了

一句。

『好說，朋友！』張軍需也在喉嚨裏答應了一句。

『那還用說！』朱掌櫃似乎已經忘了剛才自己那慌張的情形了。『張大人在這裏住過也不住一次，——我是深知道的，——向來是慷慨好義，打抱不平。

……』

『這才是英雄的行爲！』站在圈外的一個魚眼的麻子把腦袋在空中感嘆似地畫了一個圈子。

『英雄！』周圍立刻起了一陣蠅子似的聲音。

『英雄麼倒不敢當，』張軍需立刻覺得心尖上有一種癢癢的感覺，想笑，於是連忙撚了撚鬚子把牠壓下去。『不過這位兇手先生也實在調皮。我原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本旅館的房客。我想問問他聽見喊聲沒有，不料他竟向我一撲，我放了一聲空鎗才把他嚇住。』

『空鎗！』周圍裏又回聲似地重複了一遍。

『開鎗而不傷人，更是難得！』立在張軍需背後的紅鼻子立刻又加上了一句說。

.....

『閃道！閃道！巡警來了！』圈子開了一個縫，西裝少年挺着身子走進來，後面跟着一個穿黑制服的巡警。

『什麼事？』巡警慢慢地走進圈子，立在魚眼麻子的右首，用他那惺忪的睡眼往周圍打量一下。

『辛苦您啦，老總！』朱掌櫃臉上立刻湧出了笑容。『本來也不敢在半夜三更驚動老總，不過這——』

『痛快說吧，』巡警皺了皺眉，『不用客氣！』

『啊，是，是，……我們提到一個兇手，他從廿一號出來，被張大人捉到

的。」

『這是我的片子。』張軍需昂着頭用手把預備好的名片，好像一個皇后把她的纖手遞給人吻時一樣，交給巡警。

『哦，陸軍第十三師軍需……』巡警帶着讀書似的調子一個字一個字念着片子上的官銜。雖然臉上帶着不高興的神氣，因為是中國地的巡警他念完了這個官銜仍舊要不自然地把那枯瘦的黃手向帽簷上一掛。

『我明天還有事，』於是張軍需才慢慢地說，頭仍舊半歪半仰地支着，好像一個生癩癰瘡的病者。『現在讓我把我的所見大概說一遍吧。今天，我是十一點鐘回來的，——是由督軍署財政課課長的飯局回來的，你要聽明白。回來之後，看見桌上公事很多，我就開始弄公事。這樣，還沒有一碗茶的工夫，我忽然好像聽見一個女子在喊救命，我便拿了手鎗——是師部的手鎗，有護照為證——跑上樓來。這時這個男子正慌慌張張從二十一號跑了出來；我看他的形跡可疑，就想

問他兩句話。如果他朝我一撲，我還不至於開鎗，因為連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賊。——』

『誰朝你撲啦？』那一直沈默的「兇手」忽然向前一撲，撅着嘴說，聲音好像一個顫動的春雷。

『沒你說的！』朱掌櫃也跟着用起平生的力量吼了一句，預備把男子的聲音吞下去。

『別嚷，別嚷。』巡警趕快停了他的記錄，把鉛筆向朱掌櫃的胳膊上觸了一下。『我問你，朱掌櫃，你們說他兇手，二十一號房可有人進去看過？』

『沒有，……沒有，……』朱掌櫃帶着莫明其妙的表情。所有的目光都向那個銅刻的門牌刷去，一陣帶着問號的語浪漸漸充滿空氣裏。

『對了，』張軍需見朱掌櫃的表情有點可笑，便提高了嗓子在喧嘩中講演似地說。『還沒有人進去，因為怕亂了位置。』

『可不是，亂了位置誰負責任呢？』西服少年肯定地點了點頭，把兩手往褲袋裏一插，兩個腳跟彈簧似地慢慢地提了提。

『若不是張大人的高明，二十一號現在恐怕早擠破了吧。』紅鼻子從西服少年和朱掌櫃的肩膀中間伸出頸子響應說。

『做官的人到底不凡。……』魚眼麻子也在巡警的後面自言自語的感嘆了。

『那是自然！』朱掌櫃也用高傲的聲音調復仇似地加上了一句，似乎後悔自己剛才太膽小。

『亂了位置！……』

『高明！……』

『責任？……』

同樣的模仿的句子從高大的語浪複雜地滾着，大有要把這不和氣的巡警壓倒之勢。

巡警躊躇了一會，便用手分開圈子向二十一號走去，但是，他還沒有走到，大家就看見那灰色的門慢慢地開了。紛囂而高大的喧嘩登時像受了魔術似地消滅，除了那立在圈子中心的「兇手」的臉上現在忽然起了紅的變化外，所有的人都像木偶似地暫時停止於不動的姿式，因為，出乎意外的，現在他們面前的並不是大家所望的一幅流血的慘劇，卻是一個穿着紫綢睡衣的年輕的女人。

其實，這位嫵媚的太太，凡是本旅館的住客每天都要和她在樓梯上遇見幾次，現在，因為地位上的關係，而且頭髮鬆鬆地蓬着，滑膩的胸部微微地在電燈光下露着，她在所有的人的眼裏便一時便像一個仙子一樣飄然，一樣神祕。

『啊，謝三太太受驚了吧，謝三太太？』：是朱掌櫃最先恢復了知覺。

『唔，沒有什麼……還好……』謝三太太輕輕地往前邁了一步，眼睛偷偷地瞟着「兇手」，慢慢地吐出了這幾個字，像說夢話似的。

『老總』，朱掌櫃驕傲地把他那豬頭似的頸子向巡警一轉，接着說，『這是

『謝三太太，戒嚴司令謝國光的太太！』

『是，是。啊，謝三太太可丟了什麼東西沒有？』巡警沈思地用手摸着他的下巴說。

『啊，沒有……沒有……不過——』謝太太仍舊出神地回答了一句，說完，又偷偷地瞟了一下那直眼紅臉的「兇手」。

張軍需聽到這裏，把眼睛一翻，連忙提議說：

『大概謝三太太沒等他偷東西就喊起來了吧。』

『可不是嗎？他剛要動手我就醒了。』謝三太太很快地把她那小鳥似的嗓子提高了附和。

『沒的事！』像從夢中驚醒一樣，「兇手」獅子似地跳到謝三太太面前。

『沒有你說的！』周圍沈默的觀衆似乎忍不住看着這可惡的「兇手」欺侮這樣嫵媚的仙子，便吼了一聲，萬手齊伸地把他抓回原處。

『別動手！』警察發怒地把刀舉起來。

『這小子真可恨，媽的！』才算是一場義舉的尾聲。

『啊，謝三太太』，巡警把聲音變得柔和地問。『你今天晚上幾點鐘睡
的？』

『我嗎？我每天都是十二點睡，小少爺是十點睡。今天我們是從戲園子回來，所以晚一點。』謝三太太帶着不耐煩的神氣說。

『那麼你今天沒鎖門嗎？』

『門還用鎖嗎，反正這旅館的門都是由外邊推不開的？』

『那麼賊是從那裏進來的呢？』

『誰知道……』她的聲音沈下去了，身子急窘地動了兩下。

『也許是飛賊呢，誰敢說，這個年頭？』魚眼麻子在苦苦地思索了一會以後，做出猛醒的口氣說。

『這裏前幾年不是還鬧過一回飛賊嗎？』接着是朱掌櫃的聲音。

『飛賊不飛賊』，站在對過向着謝三太太撚着鬍子打量的張軍需，這時忽然用左手的中指在警察的肩膀上點了一下。『你也應該先問問偷東西的人才對啊，老總。你光問失主，失主知道什麼呢？』

『張大人有理！』紅鼻子立刻率着幾個人附和了。

『是……是……』警察的臉上開始顯出有點慌張了。『好——喂！我問你，你叫什麼？』

『趙二黃……』在聽了半天之後，才有幾個單音從那撮着的大嘴裏發出。

『哈，趙二黃！還有趙西皮呢？』西服少年的下唇一直撇到下巴以下。

一陣鬨笑。

『住在哪裏？』在鬨笑聲中，警察接着問。

『楊柳青。』

『爲什麼跑到謝三太太房裏來？』

『……………』

『喂，我說，爲什麼晚上跑到別人的房裏來？』

『這女人……在戲園子裏……把我——』大家的目光都順了他的手看到謝三太太身上，她眼睛釘着天花板，好像全沒聽見似的。

『什麼女人不女人！』朱掌櫃立刻把身子向右一橫，把謝三太太遮住。『她是謝司令的太太，你若再胡說八道就要你的狗命！』

這兩句話效力很大，一直把那張大嘴嚇得顫動起來。

『算了吧！』張軍需終於怒得頓足了。『不要問啦，私人人家就是不像東西也是犯罪，謝三太太這裏沒工夫和他對咬，你就乾脆把他給我帶區吧。』

這句命令使謝三太太乘機轉身進房，砰地一聲把門關上；警察皺眉地躊躇着。

『你還有什麼說頭嗎，有什麼事找我！』張軍需又加上說。

『好，好，……咱們走吧。』警察才慢慢說，一面用手從口袋裏拿出一條白的細繩，在「兇手」的左腕上輕輕地打了一個結子。

『饒了我吧，老總……我家裏還有七八十歲的老——』大家都可以看見「兇手」的孩子似的眼裏這時已充滿了眼淚。

『有什麼話到區裏去說不好嗎，怕什麼？』警察似安慰非安慰地說了一句，便像拉一匹蠢牛一樣拉着他，一步一步地擦下樓梯。他們的脚步在夜的寂靜裏發出沈重的聲音，直到他們出了旅館的大門才慢慢消滅。

大家都吁了一口氣。

『哼，一個笨賊！』魚眼麻子開始自言自語地說。

『再加上一個混蛋巡警，哈哈！』朱掌櫃也乾笑了。

『可不是嗎，若不是張大人，他們還說不定要攪擾到什麼時候呢。』西服少

了一個呵欠說。

『張大人真是英雄！』紅鼻子走過來向張軍需拱了拱手。

『啊，豈敢！小事一端。』張軍需也回報地拱了拱手。

『英雄……』

『……打抱不平。』

『好漢……』

『真難得……』

一陣零碎的稱頌聲起在張軍需的四周，大有使人應接不暇之勢，弄得沒法，張軍需才把脚跟提着向周圍的腦袋說：

『多謝諸位的幫忙！現在諸位恐怕也累了，請隨便吧。——朱掌櫃等一等，我有話同你說。』

『好，好。明天見吧，諸位先生！』是朱掌櫃在人叢裏的聲音。

『明天見，朱掌櫃。……明天見，張大人……』大家回答說。接着幾聲零碎的稱頌和雜亂的關門，那些晃晃然的腦袋們便不見了，冷清的甬道裏只剩下張軍需和朱掌櫃在那裏出神。

『我問你，朱掌櫃，過了半天，張軍需纔湊到朱掌櫃跟前，耳語說。『這位謝三太太可是謝國光的元配嗎？』聲音卻很高，好像故意讓誰聽見似的；跟着又擠了擠眼。

『您還看不出來嗎，大人？哈哈！』朱掌櫃向二十一號的房門瞟了瞟，會心地笑了一聲。

『唔。那麼你可知道今是怎麼回事嗎？』

『有一種事我們這裏見的很多：戲園子裏吊膀子，後來又反悔。不過今天我可不知道是——』

他的話被一個開門的響聲打斷了。

『茶房！茶房！汽管怎麼不熱了？——嚇，我當是誰呀，張大人還沒醒嗎？』是謝三太太從二十一號房裏拖出半邊身子，媚笑地說。

『可不是嗎？』朱掌櫃的眼珠油滑地轉了一下說。『我也怕張大人累了，請他快回去休息休息，他總說不要緊。今天這事可多虧張大人，是不是，三太太？』

『我也是這麼說呢。那巡警真有點可惡！——張大人既是不忙睡，進來坐坐不好嗎？』說着，她便靈巧地把身子往後一退，房門輕輕地開了。

『啊，不必，不必……』口裏推辭着，左腿早已邁進那溫暖的房間的門檻。『既是這樣，張大人在這裏坐一會吧，我先告退了。』朱掌櫃的腦袋和身子打了一個對折，微笑着隨手把門帶上，下去了。

張軍需四周看了看。房間和他自己的差不多，所不同的只是多一個梳妝檯。帳子是粉紅的，像是住客自己加上去的；帳簾半掩着，可以看得見零亂的被具，

和一個熟睡的小孩。

『房裏很亂，張大人別笑話。請坐吧。』三太太看見張軍需的目光搜尋似地四討，便陪笑着從中間的圓桌下抽出一把椅子。

『啊，很好，很好。』張軍需迷夢似的回答，必莊必嚴地到桌前把屁股放在柔軟的椅墊上。

『這是我們的小少爺，是太太生的。』謝三太太用手指着床說。

『是的，是的。——今天受驚了吧，三太太？』

『還好，張大人。我就怕把張大人累壞呢。』

『那裏話。我們當兵的，什麼沒幹過！』

『你們真是一個模子造出來的！你看，就時我們司令吧，現在已經做到師長了，還是整天愛管個閒事，也不怕累。』

『謝司令不是到P城去了嗎？幾時回來，三太太知道不？』

『大概一星期吧。』

無意中，張軍需和謝三太太的目光觸了一下，謝三太太臉上一紅，低下頭去。在靜默的空氣中，張軍需只聞到一股股混沌的香味；對面看去，他可以看見嬌羞可吻的雙頰和半露在睡衣的領外的豐滿的酥胸。一股強烈的熱氣從他的腿部湧上，他的胸部立刻覺得像車頭的鍋爐一樣衝衝欲動。

『謝司令可常來陪着三太太嗎？』他笑着擠了一個眼說。

『不常來呢。』謝三太太也活潑地撇了一下嘴。『怪冷清的！』

『爲什麼不找個人做做伴呢？』

『嚇，誰肯給我做伴呀！』

『像三太太這樣的人品，別人不是求之不得嗎？』

『你倒會拍馬屁呢！』

『豈敢，豈敢——比如吧，剛才那位——』

『別胡說！』謝三太太佯怒地轉過臉去。過了一會，又接着說，『好傢伙，簡直是個驢！……』

『哦，原來三太太嫌……那麼我今天伺候伺候三太太不行？』說着，張軍需已伸手過去握住那懶放在桌上的細手。

『不要動手動腳的！』謝三太太迷着眼伸手輕輕地在他的頭上打了一下。

『得了，我的——』張軍需隨手把電燈扭熄了。

『……………』

『……………』

一陣放浪的笑聲。

『啊，三娘，三娘！賊又來了！』

『不是的，這是張大人，是張英雄呢。』

『可是他也……』

『英雄就不要緊了，乖乖，是英雄呢。』

一九二七，九，巴黎。

—
—
—
—

愛

人

牆上掛着的那架冷酷的八角掛鐘才剛剛指到八點四十分；在木欄內，那位貓頭鷹眼的主任的位子還是空着；外面屋頂上的雪光從東邊一列英國式的窗子映入，全辦公室充滿一種死灰色的光線。幾個早到的同事正圍在暖汽管的四周聽着胡大講他的嫖經；雷夫君一面聽着這高聲的談笑，一面有意無意地把號房剛遞給他的信封信用手折開。

雷夫君是個眼睛近視，身軀瘦小約三十多歲的中年人。他是生在離濟南一百里地遠的一個小城鎮裏，在那裏他跟一個與他家有親戚關係的舉人受教育，從小就以用功著名。不久他父親覺得讀四書在這個年頭已不實用，便把他送入省城考

學校，他費了兩年的功夫補習1 2 3和A B C，末了才考入了一個中等商業學校。他在學校裏也同在私塾一樣地在課程上用功，畢業的時候，因為成績很好，學校當局便想了一個法子把他薦到北京來做事，到現在已是六年了。雷夫君的性也與他的歷史一樣簡單：膽小，謙順，從來不拒絕人。他住在公司附近的一個公寓裏，白天照例是到公司辦事，晚上照例是看看閑書，再不然就是躺在牀上出神。在公司裏他們叫他「聖人」。這一半自然也是因為老像一個老處女似地保持着他的貞操，從不肯跟別人去打一個茶園，但一半是因為他有讀書的癮。他不時地要買新書，除了小說之外，也間或讀一點講各種問題的書。當他讀一本書時，他的整個的靈魂都要和書融在一起，他相信書中的每一個字，他覺得書中的人物和經歷就是他自己的經歷。他非常愛談話。其實他的談話就是背書，但是他卻不自覺；他的同事們聽到他滿嘴都是他們聞所未聞的學問，自然也就更驚訝他的淵博。

現在，這封信是雷夫君的一個表弟來的，信裏告訴雷夫君他現在已由濟南來到北京，而且已插入了東城某中學的高中二，功課很忙，不能出來，希望雷夫君有功夫去看看他。但是，在讀完了信的內容之後，雷夫君的目光忽然被一種眩目的顏色引住了。原來這位表弟現在也染了時下中學生的習氣，愛用有顏色的文具：信紙是淡青的，信封是水紅的，字蹟是恭整的，又秀麗，用藍黑的墨水寫着。想到那一年前還是粗氣的小足球家的表弟現在竟完全成了一個青年人，雷夫君的臉上不禁掛出了一層疲乏的微笑。但這笑卻被留了鬍子的老夏一眼瞧見了。

『笑什麼，聖人？嘿！好漂亮的信封啊！』

聽了這話，紅胖的小趙立刻回過頭來。

『是情書啊，你們知道不知道？』小趙粗野地叫了。

幾個聽嫖經的人都驚訝地離開了暖汽管。

『公開呀！情書公開！』

『對了！公開！公開！』

雷夫君有點着慌了。把信給他們看麼？給他們看倒不要緊，但這明明是表弟的信，豈不是要使他們失望嗎？一種莫明其妙的思想跑到他的腦子裏，他立刻很快地把信往衣袋裏一揣，半莊重地說：

『不要胡說，那裏有什麼情書？』

這自然使大家的信心更堅定一點。

『不行，不行！非公開不行！』

『不要鬧，不要鬧。』

『哈，聖人有了愛人了！』

『什麼愛人不愛人……』

『你要不拿出來我們可要自己動手了！』老胡笑着把袖子一捲。

『贊成，贊成！讓我們把聖人捆起來，』小趙跳着叫。

大家立刻把雷夫君包圍起來。雷夫君很慌促地支撐着。

『說老實話，實在不是，——實在不是情書——』

『不行！非公開不行！』

正在大家將雷夫君揪在地下的當兒，辦公室的門一響，主任的兩隻貓頭鷹的眼忽然出現了。大家都含着笑歸到自己的位子。

二

下了班，剛出公司，雷夫君就聽見背後有人喊他。回過頭來，他看見紅胖的小趙正從背後笑着趕來。

『什麼事？又是要看那封信嗎？』雷夫君停住脚步，懦弱地笑着，

『不是，不是，』小趙帶着嚴重的目光握着住雷夫君的手。『我有要緊的事

向你說。』

『說吧，有什麼要緊的事？』

『這裏不行，讓我下館子去。』

『你請客麼？』雷夫君的兩隻小眼驚訝得有點濕潤了。

『當然，當然。』

小趙拉着雷夫君走進一家東安市場附近的小館。

『說吧，有什麼事？』看着小趙叫過了菜，雷夫君不安地問了。

『雷夫？』小趙做出發愁的樣子，好像要哭。『你得幫我的忙才行，雷夫！』

『我怎麼幫你的忙呢？』

『我們都是處在同樣的地位……你也是受過戀愛的痛苦的，你能把你的經驗告訴我一點嗎？』

的確，小趙近來正傾心於一個某師範學校的女學生，這是誰也知的道。但他這個要求卻有點使雷夫君爲難。

『我有什麼經驗呢。……』雷夫君囁嚅地說。

『不要客氣。你年紀比我大些，經驗無論如何也比我多一點。』

『自然……啊……是的……』

雷夫君把眼睛向街上望着，沈默一會，接着才說：

『但是這是個很寬泛的問題，叫我從那裏說起呢？』

『譬如說吧，現在有一個女人，她有時似乎和你親近，有時又似乎冷淡。你該怎麼辦？』

『這很容易，』雷夫君莊嚴地點着頭，『一切女人都是這樣。你沒聽見外國人說嗎？「女人是跑的，男人是追的。」一個女人，無論她是否有過長久的經驗，當戀愛的時候，她一定要逗她的對方，此即心理學中所謂本能作用是也。』

『——你學過心理學沒有？』

『沒有。』

『唔，唔，也是一門有價值的學問。……你愈追得她緊，她跑得也愈緊。唯一的法子就是不去追她，讓她自己來找你，這樣一來，她就沒有法子了。這也許是我私人的管見，你不妨試一下。……』

他們又談了點別的方面，雷夫便把他去年所讀的那些戀愛指南一類的書原原本本地背了幾段。末了，小趙覺得很滿意，欣然地付了飯賬，拉着雷夫走出飯館。

三

有些人戀愛時喜歡隱瞞，有些人戀愛時喜歡對人述說：小趙就是屬於後一類

的。每和他的愛人會見一次，他總要跑到公寓裏來把這次的結果報告給雷夫君。他很可笑地把他們中間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姿勢都說了出來，有時是受寵若狂，有時又落着眼淚。年假放了，小趙來談的時候更多了。他時時向雷夫君領教，商議。雷夫君是向來不肯拒絕人的好意的，也只好竭力答覆。

『你的戀愛近來怎麼樣？』當他們的談話瀕竭了的時候，小趙便這樣問。

答覆這個發問在雷夫君並不是難事，因為他的想像力是很足使他自圓其說的。再說，在實際上他也毫不缺乏材料：第一，他讀過茶花女，他是茶花女的崇拜者；第二，兩月以前，他又看過 Greta Garbo 的 The Torrent。這位腦威的女明星給他深深的印象。這樣，一天加上一點，他的愛人便有充分的歷史和特性了：

自然，她是美麗的，但這美麗卻並不是我們在普通婦人身上所能找出的：她的身子和面孔都表露着一種希有的特性，一見了就使你不能忘記。她的性情也是

具有獨創實的。由表面看去，你也許以爲她不過是個活潑的少女，其實這活潑的背後卻是充滿了多識與透達。牠有女性所有的美點與智慧；她知道怎樣溫存，她也知道怎樣玩弄男性。她除了談心之外就只愛看書（這是與雷夫君很合適的。）雷夫君第一次遇見她是在北海的瓊島。那時她正坐在一塊山石上凝視着湖水，一回頭看見了雷夫君，便和他談起來了。她約他到她家裏去，他們便從此認識了。她的母親在兩年以前死了，他的父親從前是個華僑，現在是個跛脚的退居的富翁，他愛他的獨女，也喜歡雷夫君……

起初，這故事不過是說說罷了，但不久雷夫君卻把這位愛人的聲影繪得如此逼真，以至連他自己都不能不相信她的存在了。他甜蜜而且嚴肅地過着愛的生活。坐在房裏，他便想像出怎樣邀她幽會，以及她怎樣對他示愛等等的事。有時，不等小趙提起，他便說：

『昨天我也找露西去了，她知道我要去，早已爲我親手燒了一鍋五香牛肉，

你看她夠多麼會體貼人！」

有時則把那兔子似的腦袋搖着，微笑地小聲說：

『露西這孩子真頑皮，你看，昨天我向她要求接吻——你不要笑我，我也是臉皮很老的呢——你猜她怎麼樣？她卻把我的眼蒙住，在我的右臉上啄一下就跑了。』

每到這個時候，小趙照例要跳起來拍一下雷夫君的肩膀：

『祝你成功，雷夫！祝你成功！』

四

人們都出去做他們的星期六下午的享樂去了，公寓裏幾乎靜得連一顆沙粒打在窗紙上都可以聽見。雷夫君懶懶地躺在床上，半睡半醒地看着一本女子的性衝

動。

從那多日沒有擦的小玻璃方塊向外望去，那天鵝絨般的金色的陽光正軟軟地在東牆上掛着，在窗子前面，一棵半高的丁香正開着成球的白花。這是春天。春來了，雷夫君不過換一身夾衣，他還是照樣地過着。小趙近來已來得很少，但這也沒有什麼關係，以前沒有小趙來，他的六年的日子不是也同樣地過了麼？況且，有露西和書陪伴着，有人來倒嫌多事了。

雷夫君很疲倦地翻了一個身，「哈」的一聲啐了一口痰，把書往眼邊一湊，便又墮入他那半睡半醒的狀態之中了。

這樣，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雷夫君忽然被一陣狗叫和女子的驚笑聲把他的注意從那些美麗的女性的身體的幻覺拉開，接着，他便聽見有人叫他。

『雷夫！雷夫！替我們趕趕狗，雷夫！』

『誰？他急忙坐起來穿上鞋。』

『我。連我都聽不出來了嗎，雷夫？』

雷夫君走出屋子，只見小趙和一個穿着紫紅旗袍的年輕的姑娘正立在院裏。那位年輕的姑娘正笑着躲在他背後。

『哦，原來是你——去！去！』雷夫君戰戰抖抖地向着公寓裏那隻黃狗蹣了蹣腳，『——今天這狗真奇怪，平常不咬人的——』

雷夫君昏亂地把眼睛移到那位姑娘身上，話便停了。

『讓我來介紹介紹罷。』小趙笑着瞟了那位姑娘一眼說，『這是密斯童，這是雷夫——我們公司裏最有學問的人。』

密斯童很漂亮地向雷夫君鞠了一個躬，臉上帶着甜蜜的微笑。

『哦，久仰，久仰！』雷夫君慌促地深深地還了一個躬。『請到屋裏去坐吧，密斯童。』

讓小趙和密斯童進了屋子，叫伙計倒了茶，很苦地想了一會，雷夫君才膽怯

地細聲開口說：

『居然成功了，真可喜可賀！』

小趙並不覺這話在這個時候是怎樣地放不下去，祇是一味地快樂地笑着；密斯童紅了臉，只裝做沒聽見，把頭轉過去去看桌上的新書。

『我們倆是特別來邀你到北海去的』，沈默了一會，小趙開口說，『你的密斯嚴今天沒有來嗎？』

『我的密斯嚴嗎？』雷夫君驚訝地問，但立刻他便記起密斯嚴就是他的愛人露西，『哦，她……她沒有來。』

『密斯童聽我說起密斯嚴，非常要來看看她不可——』

『是的，我不知道能不能邀她逛逛北海。』密斯童也把她那充滿青春的新鮮的臉轉過來了，『她的家離這裏不遠吧，我們可以去找找她嗎？』

『啊，——不用，不用，……』

雷夫君全然昏亂了，但忽然像一線光明似地，他的想像力立刻來救駕了。

『她……她現在正病着，否則我們星期六還不出去玩嗎？』接着，他做出很悲傷的樣子搖了搖頭。

『怎麼！病了！』多感的密斯童的臉上立刻蒼白了。

『不要緊吧？』小趙跟着說。

『啊，不要緊，傷風。……只是離開她我卻有點寂寞，我打算等一等就要去看她去呢。』

密斯童和小趙微微地嘆了口氣。他們又談了幾句別的小事，末了，小趙站起身來說：

『那麼我們今天只好不邀你了。』

『就去了嗎？忙什麼，再坐一會不好嗎？』

『不坐了，等一會就太晚了。』

『那麼改天有空就請過來吧。』

『改天再來，改天再來。』

『等密斯嚴病好了，請你帶她到我家去望望吧。』走到房門口，密斯童停住腳說，『我住在口袋胡同一號。』

『當然，當然。等她好了我們一定是要奉訪的。』

在望着滿臉笑容的小趙挾着充滿青春的新鮮的密斯童走出了院子之後，雷夫君也連忙回到房裏，把帽子從架上取下來，做預備出門的樣子。但是在他剛要把帽子戴在頭上的時候，他的手忽然垂下了，他木然地把那雙無神的眼睛向那窗外白花纍纍的丁香望去：

他的愛人在什麼地方呢？

「悲多芬」先生

於是我便跟着希之走到西文部。

所謂西文部，就是未改名北平之前的北京某部的通譯課是也。通譯課分兩部，司由中文譯成西文的叫西文部，司由西文譯成中文的叫中文部，其實則兩部所幹的玩藝都差不多。五年以前，當我從大學畢業時，我父親的一位朋友曾派我到中文部做了半年的事。所謂「做事」呢，也就是每天到課長桌上簽一個名，在坐位上坐幾個鐘頭：前幾個月是因為總長到北戴河去避暑，沒有公事發下來，後兩個月則因為部裏有裁員的消息，大家都沒心做事，前前後後，記得除了譯過幾段倫敦泰晤士報外，我在那裏祇是談了半年話，看了半年小說。

在那裏，希之算是我唯一的同伴。他是個有孩氣的漂亮青年，整天都是跳跳

翻翻，滿嘴胡說。雖然有時也淺薄得可笑，但在那羣世故太深，一輩子說不出一句痛快話的人們羣中，却不能不說是個有趣的孩子。他是在西文部，但因爲兩部中間只隔一道板壁，也就整天可以見着。下班回家兩個人是走一條路；在放假的日子，一同到東安市場去看女人也是常有的事。總之，我們這樣親密，以至，在同事中間，一有什麼事，我們倆的名字總是連在一起的。

『真不要命啊，大熱的天！』

在辦公室裏的死熱的空氣中，這兩句清脆的北京腔就像一股涼風憑空而來似的在入門處吹了過來。我聽出了是誰的聲音，但我仍舊不動，仍舊裝着讀小說。我知道希之最討厭我讀小說。

『喂，看見西文部裏那位「悲多芬」先生了沒有，老兄？』他已經含笑地立在我的身旁了。

『哪個「悲多芬」先生？』我仰起頭來問。

『我們西文部新來的。』

『我不懂你的話，悲多芬到西文部來了？』

『傻子——悲多芬死了這麼多年還會到西文部來？』

『那麼到底怎麼回事呢？』

『來了一位新同事，一個怪傢伙。』

『幾時來的？』

『昨天晚上。——快去看看罷，不要錯過了機會，他正在奏他的 *Sonata*

Kreutzer 呢！』

於是我便跟着希之走到西文部。

好像被某種同一的力量所動似的，西文部裏的同事都含着笑，呆呆地向門邊

凝視着。我起初以爲是在望我，不覺有點着慌，繼之就發現，在靠門處的一張辦公桌上坐着一個穿藏青西服的男子，手裏展着一本紅皮的英文書，正在那裏悠然地朗誦着，像小學生在課室一樣。

『這就是「悲多芬」先生。』希之在我耳邊細聲說。

他拉我向前走了兩步，走到這位「悲多芬」先生的身旁。

高隆的前額，濃重的眼眉，使我想起了 Bourdelle 的 悲多芬 雕像，所不同的祇是眼睛缺少光澤，鼻部也帶些蠢氣。手裏是一本什麼人作的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悠然地享受着自己的朗讀，似乎完全沒有注意有許多人在望着他。

『天氣真熱呀，老兄！』頑皮的希之故意把身子在他眼前一閃，說。

那兩隻莊嚴而混沌的眼睛慢慢地翻了起來，望了我們倆一眼。

『熱罷？請坐，請坐。』聲音是生硬而遲緩，帶點湖北口音，同時，一隻白

嫩得不相稱的手掌伸了出來，很難看地向旁邊的椅子做了個讓坐的姿勢。

希之早坐下來了。我爲好奇心所動，也找了一把椅子過來。

『你老兄真用功啊！』希之把兩肘放在桌子上，說。

『我是時時都要念書的。』眼眉皺着，像在說一件很鄭重的事一樣。

『你老兄以前在什麼地方？』希之問。

『在美國讀書。』

『科崙比亞嗎？』

『不，哈佛……你老兄是在科崙比亞嗎？』

『我不行，我祇在上海復旦上過幾年。』

『貴姓？』

我看出頭是向我轉來。

『王。……你老兄貴姓？』我回答。

『姓易，——易如冰。』

說着，從衣袋裏取出一枝鉛筆，把這三個字很鄭重地寫在一張白紙上，遞給

我。

『這個名字好罷？』他問。

『好，好。』我模糊地答應。

『你老兄也是return student嗎？』想了一會，他又轉過頭來問。

『不是，不是，我是沒出過洋的。』

『在中國是學不到什麼呀。』他帶着感嘆的神氣說了。

希之望了我一眼，我看出他對這句話有點不高興。

『你老兄在美國學什麼？』希之插口問。

『專門英文。』

『英國文學嗎？』

『不是，專門 English，懂得罷？』

『那麼』，希之帶着忍笑的樣子，『你老兄的英文當然很好嘍！』

『這個我敢說嗎。』他把那嫩白的右手放在胸前說。

希之把眼睛移向天花板，不再說話了，但這位「悲多芬」先生却皺眉向我轉過來：

『密斯特王，你以為我們總長的英文怎麼樣？』

『不知道。想來總不錯罷。』

『我聽過他講話』，下嘴唇突着，搖了搖頭，『哼，不見得高明。』

『你要曉得』，一隻眼閉着，把手在半空畫着圈子像電影中的美國的胖富翁一樣，他接着說，『英文這東西並不是一門容易的學問。光會講，光會寫，還不算數，你還得會用字。一個字有一個字的用處，一點都能不錯，就——就好像繪畫時配顏色一樣。……英文在外交上是第一重要，知道罷？像我們總長這一般

人，我實在看不入眼裏。我到此地來做事並不是爲薪水，你要曉得，我是要打入外交，這是我的野心。When I was in the States, I have been offered to teach in College，但是我不願意去。我寫了一封信給我哥哥，說我要到此地來做事。此地的總長本是我哥哥的老同學，按理應給我一個……一個好位置才行，不想這傢伙竟這樣不顧交情，God d'arned it！』

他兩眼裏放着憤怒的光。我環顧四周，只見西文部的同事都呆呆地聽着我們，眼睛釘着天花板，希之仍在笑着。

『不打擾你了，回頭見。』我離開了椅子。

『多多領教！』希之說了一句，早在我前面跑了。

『回頭見。』他並不立起來，仍舊把那本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翻開，高聲地念起來。

在通譯課裏，這位「悲多芬」先生的一舉一動都引起大家的注意，但他自己却好像毫不在意一樣，除了朗誦英文之外，整天總是憤怒地吸着香煙，憤怒地吐着痰，嘴裏噙哩咕嚕，彷彿在念着什麼秘密的咒語。有的同事說這是由於他性情古怪，有的同事以為這是由於他有神經病，但無論如何，我以為對於目下的地位的不滿却是無可疑義的，因為聽說西文部曾有人瞥見他在一張信紙上畫了一個烏龜，上面寫着總長的名字。同事之間他是照例一個都不理的，對希之尤其似乎抱着反感，但我却不能不說榮幸，因為，雖然我們倆以後也沒有談話，但見面時總是默然地點頭招呼的。

一個炎熱的星期的下午，當我正獨自坐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的月臺上低着頭吃包子的時候，忽然看見一個人影飄然地從旁邊走來，毫不在意地把我對面的藤椅子拉開，坐下了。一擡頭，就看見「悲多芬」先生那雙莊嚴的眼奇怪地釘在我臉上。

『你怎麼會看見我在這裏？』我驚訝地笑着，問。

他點點頭，那雙莊嚴的眼仍舊釘在我臉上。

過了一會，——

『密斯特王，你說我是個什麼樣子的人？』

『你是個什麼樣子的人嗎？』我吃了一驚，放下筷子說，『……這問題太籠統了，不容易回答。』

『你可以籠統地說一句就好了。』

『那麼』，我很窘地說，『我看你這個人倒很正直。』

『對極了！』他猶笑着把手伸過來和我握手，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笑。『對極了！對極了！你這個人真會看人！』

『沒有什麼，這是很明顯的。』

『我這個人有點怪氣罷？』

『也可以說有一點。』

『Well, I am proud of it!』一個人必須有一個人的個性，否則，若是與人「同流合污」，那還叫什麼人呢？』

『這也是一種 virtue 啊。』

『是的，一種 virtue。……呃，密斯特王啊，在美國他們都說我是書獃子，你看我像不像？』

『當然不像。』

『You are right。書獃子是只會念書，不會應用，我呢，雖然也愛念書，可是目的却在應用。……密斯特王，你看我這個人辦外交行不行？』

『有什麼不行！』

『不過……在中國這時候，就是有本領也沒有人知道，God d' damned it!』

『路是要自己來開的，着急也沒有用。』

『你叫我從那裏開起呢？你想想看，一個留學生回國連衣食都要發愁，你叫我從那裏開起呢？』

『密斯特易在課裏每月多少薪水？』

『二百元。』

『有家在此地嗎？』

『沒有。』

『那麼怎麼不夠用呢？』

『够是夠的，不過連買書的錢都沒有。』

『那麼……你住在什麼地方，竟這樣貴呢？』

『客利飯店。』

『客利飯店？……爲什麼不搬一個便宜地方？』

『謝謝罷。』他憎惡地把下唇擡出來。『中國房子我實在沒法子住。』

『……………』

『God d' ammed it ! 』『砰』的一聲把桌子一拍，他憤然地站起來了。『我們總長這傢伙真可惡！我明天非罵他一頓不可！』

『不要和他惹氣罷……』

『怕什麼？我罵他他敢回口嗎？他那狗屁不通的英文就配做總長嗎？……將來總有一齣好戲給你看，等着罷，老兄，易如冰不是沒有作爲的人！明天見！』
星期四早晨，我簽完了名，剛剛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希之就連衝帶跳地跑了進來：

『「悲多芬」先生被停職了！』

『爲什麼？』

『「譯文荒謬」四個字。』

『這就是停職的理由嗎？』

『文章上自然不得不這樣說，聽說是因為他前天寫了一封信罵咱們總長：

…』

過了兩個星期，一天晚上，大約在九點鐘左右，我的妹妹拿着一張名片跑進我的書室。

『外邊有人找你，哥哥！』

我接過名片——「易如冰」！

『哦，哦，請他在客廳裏坐罷，我換上衣服就來！』我連忙說。

當我走進客廳時，我看見我們的「悲多芬」先生直直地躺在我的沙發上吸香

煙。

『少見哪，密斯特易！』我打着照例的客套說。

『唔，少見……』

他懶懶地坐起來：仍舊是高額濃眉，但眼圈却凹進了許多，我們初見時那臉上的兇氣也不見了，如同一個初醒的人一樣沒有精神。

『一向怎麼樣？』我走過去拍了拍他的肩說。

『很好。』

我停止了我的話，因為，從幾次的經驗，我已知道他這人的談話永遠要等他自發，別人是拉不起來的。

『呃，密斯特王啊』，果然，過了不久，眼睛望着牆角，這老句子便開始了。『呃，密斯特王啊，我要有一件事問你。……』

『好。』

『比方說』，把香煙在空中晃着，一種夢囈者的聲音接着說。『比方說，現在有一個人，我以私人資格罵了他幾句，是不是？如果我罵得不對，他應該也以

私人資格罵我才行：是不是？可是他並不當面回罵我，祇是找一個錯在我的事業上打擊一下，你說這是對不對？』

『當然不對。』

『既是不對，他為什麼這樣做呢？』

『他要這樣做又有什麼法子呢？這是很平常的事。』

『在中國這是很平常的事嗎？……也許是因爲我在美國住的日子太多了的原故，我覺得這事很奇怪。』

『這就是「現實」，這就是「社會」，這沒有什麼奇怪！』

『那麼說』，他苦思地把手抓了抓頭髮，沈默了一會，又說，『這個，正直人豈不在社會上不能立足嗎？』

『這我不知道。不過，一個人既要在社會中生活，他就得和社會互相適合，極端的任性就要與社會衝突。』不知怎地，我也大發議論起來

『據你這樣講，一個人豈不是必須要「同流合污」嗎？』

『不是要「同流合污」，是要「互相適合」，這對兩方面的。』

『哼』！他把兩肘支在膝上。

客廳寂靜着，從遠處我可以聽見賣晚報的小孩的叫聲。

『你想想還可以和總長和好嗎？』他忽然擡起頭來說。

『不敢說。不過我並不希望你和他和好，我是願意你老兄多瞭解一點世事。』

『不過我是想寫一封信試試的……這個鬼中國花樣真多，God d' ammed it！』

『不限於中國啊。』

我們又談了一會，他慢慢地站了起來，從衣架上把帽子取下來，用右手在後腦的頭髮上抓了一會，向我說：

『密斯特王啊，你現在有……有……有錢沒有？』

『你要多少？』

『五十塊行不行？』

『五十塊？……少一點好不好？』

『十塊也好罷。』

於是我便跑到後宅，問妻要了十塊錢，交給他。

從那天到現在我就一直沒遇見這位「悲多芬」先生。

一九二八，七，上海。

邢
二
嫂

有人說：理解得愈清楚的事情愈容易記憶，我覺得這句話不能在我對於童年生活的回憶上。一件最重大的事情也許在我祇留了一點很淡漠的印象，但一個段片的景象或一句毫無意義的話語也許就永遠在我的眼前或耳邊清楚地現着，響着。譬如，祖母是我六歲以前的最親密的同伴，但現在我連她的面貌都記不起來了。反之，我却記得一件小事：當我們剛從上海搬到天津以後，忽然有一天晚上她老人家從外面買東西回來，後面車夫阿富提着一個荷葉包跟着，一進門便笑着對母親和二姑母說：『今天遇見一件新鮮事！正走過日本租界，忽然看見一家鋪店的招牌上寫着：「三鮮鍋貼」。我心裏想：「鍋貼是什麼東西呢？」就叫阿富進去買。買出來一看，原來就是煎餃子！』其實我那時連餃子是什麼東西都不知道，可是這幅圖畫不知怎地竟永遠離不開我的腦子。此外還有許多事是這樣，雖

然我的幼稚的理解力不能明白，牠們却仍舊像噩夢似地壓在我心上，一直到現在還不失去牠們的力量。在其中，那二嫂的事就是一件。

在我十歲的秋天，父親覺得既沒有父母在堂，自己也懶得再去。每月長途跋涉，便把家搬到他的軍隊所駐的P城。P城是一個除了商埠之外可以和任何國內的大城相比的地方，有鐵路，有電燈，有專門學校，住家非常方便。但雖然如此，我們到底還是從商埠搬來的，見了那玩具似地窄小的街道和那黑洞似的平房，連小孩子都感到一種塞人的氣悶。更使人覺得住不下去的就是：我們沒有一個熟人。在天津時，我們的門鈴總是由早晨一直響到半夜，大人和小孩都不住地有新的朋友和新的玩法。可是現在呢，所有的人都祇是飄然地從這房裏穿到那房裏，也不說話，也沒有笑容，就好像一羣墳墓裏的新鬼。那真是可怕的生活！

在我，很儂倖地，這可怕的生活並沒延長多許，因為一個月以後我便插入了營地的一個小學，立刻又有了新的朋友，新的玩法。但母親却仍舊寂寞得要死，

既沒有人打牌，又沒有人談話。她要求父親請他的官佐的眷屬來玩，但那些說山東話的團長太太和營長太太雖然很快地就答應了我們的邀請，却都帶着一種特別的心情，祇是客氣而畏縮地坐一會就走了，所以結果母親還是寂寞。有一天，家裏來了一個新的女僕，看見母親的情形，便說，在本街上認識一個很會說話的女人，可以找她來陪母親。母親答應了。於是第二天她便把邢二嫂領來。

邢二嫂第一次給我的印象並不怎樣特別。長而白的臉，黃色的腫子，滿嘴的金牙，完全是個很俗氣的中年女人，不過衣服穿得比較乾淨一點，頭上沒有那本地人的雀尾似的硬髻罷了。當我走進母親房裏的時候，她正坐在茶几旁邊看着母親梳頭。看見我，她立刻很客氣地立起來。母親說，『小孩子，用不着客氣，坐下吧！』她坐下之後，便問我幾歲，並且又照例地向我母親頌揚了一番有福。我無聊地應酬了兩句，便跑了出來。

從那天起，邢二嫂便成了我們家裏最常來的客人，有時母親還沒起床她就跑

來，有時一天來兩三次。但雖然是客，却是地位不很高的客；當母親留她吃飯時，她也不過和老媽子和丫頭在一塊吃吃而已，從不敢上過我們的桌子；當父親回來時，她也不敢在母親房裏坐下；所以不久也就沒有人再去注意她的來和她的走，都把她當做一個不關重要的人一樣。

誠如那新來的女僕說，邢二嫂是很會說話的。簡直幾乎沒有一樣事她沒有意見。母親要做衣服，她便跑過來出花樣。小孩子病了，她便跑過來舉薦醫生。廚子要買雞，她便告訴他什麼地方最便宜。有時甚至連父親的公事她都要插一兩句嘴。父親和我都有點討厭她，但因為是母親所喜歡的，也就沒有人說什麼了。

據那新來的女僕說，邢二嫂的家裏以前本是本城的大戶，後來因為丈夫是個無能為的大少爺，不懂經營，一份產業完全被人盜騙一空。虧了邢二嫂自己還有點骨氣，十年來東擋西借，總算沒有挨餓，而且還給兒子娶了媳婦。每到沒有事

情可以發表她的意見的時候，邢二嫂便對母親談起她家裏的舊事，談到末了總是說，『二太太，我這個角兒可真不容易做啊！又要做女人，又要做男人。若是一大煙鬼（指她的丈夫）稍微有點骨氣，我又何必出來蓬頭露面呢？孩子雖然已經是二十歲的人了，還是笨得同木頭一樣，什麼都不會做。我一輩子要勝要強，沒想到老天爺竟同我這樣不爭氣！……』接着照例是把她的丈夫大罵一頓，再不然就是鼻涕眼淚大流一番。母親聽了總是嘆息說，『真是難為你，一個女人家！』

過了一個月，母親便和父親商量，要求他替邢二嫂的兒子補一個正兵的名字。父親立刻答應了。果然，不到幾天，邢二嫂便領了她的兒子來向母親道謝。她的兒子樣子很蠢，臉上有許多麻子，身子又短又粗，裹在那不合身的新軍服裏，非常可笑。

雖然我有點討厭她，邢二嫂却始終對我很好；有時在廚房裏做些特別的點心給我吃，有時偷偷地帶我到她家裏去玩。她的家離我們所住的地方只有百步左

右，是兩間收拾得很乾淨的平房。在那裏，我看見了她的丈夫和兒媳。我每次去，她的兒媳總是在低着頭飯燒或做工，所以我對她沒有一點印象，祇記得她是穿一件紅的上衣罷了。我非常喜歡她的丈夫。他是個黑瘦的男子，生着一副忠厚的面孔，完全沒有我預想的那樣可怕。他對我非常客氣，常常做些什麼吹箭一類的玩具送給我。他也會糊風箏，而且糊的比市上所賣的還好。在年假裏，有時若是天氣有風，他便帶我到他們的房後的空場上去放風箏，一直到我們的老僕人朱升跑來叫我回去吃飯爲止。我在這時候總是不願意回去，但是他却彷彿非常着急，柔聲地勸着我說，『快回去吧，少爺。旅長知道了我可担不起呀。明天有的是工夫，怕什麼？』總之，我覺得他是個十足的好人，我真不知道那二嫂爲什麼那樣罵他。

那二嫂待她的丈夫的態度真是無論誰見了也要替他抱不平。她在她的眼前就像一個獅子爪下的綿羊一樣。有時即使我在他們院子裏跌一個交，如果那二嫂是

在旁邊，她那冷諷熱罵也要像機關槍一樣放了出來。她的丈夫被罵之後總是皺着眉搖頭，滿臉通紅地望着我，彷彿非常羞愧似的。這種情形使我非常難堪，以至當邢二嫂在家的時候我從不敢再去找她的丈夫。

對自己的丈夫都是這樣，邢二嫂當然對她家裏其餘的人更成了暴君。兒媳不是整天像磨驢一樣地工作着，並且還不給好飯吃。兒子是照例不許回家的，一到月底她使用母親的名義向軍需把他的餉全份地支來，一個零用錢不給他留下。母親聽見了這些事，便有點不高興，但又不好意思說出來，只好隨她去。

有一天下午，我剛從學校裏回來，忽然邢二嫂的兒子慌慌張張地跑來對我的母親說，『快找一個人把我媽勸過來吧，二太太！她罵得我媳婦要上吊了！』母親以為是出了什麼事情，便趕快叫倪媽去看。不一會，我便看見邢二嫂跟着倪媽氣憤憤地走來。母親問她是什麼事情。『別提了，說出來丟人！我不叫那小王八羔子回家原是怕誤了營裏的公事，誰知道今天我回去一看，這兩個不要臉的東西

竟在白天睡起來了！』母親笑起來說，『年輕的人，都是這樣，何必管他們呢，吵起來不難看嗎？』但邢二嫂却正色說，『不怕你生氣，二太太，話不可可是這麼說的。我們家裏雖然窮，從前也是「世代書香」，祇要我活一天，我就不能叫兒子學得同畜生一樣！』母親沒有話說，只好點頭說，『到底邢二嫂是大家出身，懂得禮教。』倪媽站在旁邊，這時便對邢二嫂開玩笑說，『大你概看見別人快活有點眼紅吧？你不會也同你的老伴在白天睡睡覺嗎？』邢二嫂也笑了，紅着臉說，『呸！虧了你說得出來！老天爺在上，我同「大煙鬼」十年以來就沒有同過床。難道一個女人沒有男人就活不了嗎？』於是這場風波才算結了。

在這場風波過去之後，邢二嫂還是仍舊每天到我們家裏來，母親也仍舊愛同她談天。但有一件事不久便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就是邢二嫂漸漸地喜歡打扮起來。其實平常她就不是不事修飾的人，所以雖說已是四十歲的中年女人，看去就

好像剛過三十歲一樣。但現在這平常的考究之外又加上了新的考究，時時地做些時式的衣服，有時臉上還塗些脂粉。於是女僕們見了她都向她開玩笑說，『那二嫂，你真是愈老愈風流了。』她聽了祇是微笑。

同時，她對她家裏的人却愈來愈兇起來，同街上的人幾乎沒有一天不聽見她的叫罵。這樣過了一個月，她的兒媳便被逼回到娘家去了。於是她又吵她的丈夫，到晚上把大門鎖上，不給他進來睡覺。母親聽見這些事，便不許我再到他們家裏去玩，這道命令我起初頗感不便，但不久成了習慣，也就不再想到那位黑瘦而忠厚的老朋友了。

這樣又過了兩個月，便到了暑假。但雖說是學校放了假，我的生活却比不放假還難受，原因是：父親怕我在暑假裏把心玩野，特別請來一位六十多歲的老舉人給我補習四書。這位老先生並不十分利害，但他所定的功課却有點使我傷心。每天早晨照例是兩張大字；寫完了字便上新書；讀；背；背完之後陪先生吃飯；

飯後有兩小時的休息；接着便是學作對子；又上新書；讀；背；陪先生吃晚飯。在這種繁重的工作之下，除了午飯後的片刻的休息和臨睡前的兩個鐘頭的乘涼之外，我的幼小的腦子裏完全是充滿了疲倦和煩惱。因為沒有工夫去注意家裏的事情，所以關於邢二嫂，我祇記得她似乎沒有以前那樣來得勤。而且來了總是洋洋得意的樣子。

但是，有一天，在我從床上爬起來之後，我忽然覺得周圍的空氣有點不對起來：沒有一個人說笑，沒有一個人工作，所有的女僕們都聚在院子裏底聲地談論着；在母親房裏，母親祇是拿着一個水煙袋坐在床上出神。我走到院子裏問倪媽怎麼回事，倪媽急忙指了指母親的房間，向我擺了擺手。於是我便跑到前院去問老僕人朱升。『邢二嫂昨天夜裏被他男人用刀砍死了，姦夫是我們旅部裏的一個軍需，也死了……』朱升低聲告訴我，接着又嘆息說，『想不到邢二嫂會是這種下場，想不到那個看着好像沒骨氣的男人會有這種膽子！——真是「人急了造

反，狗急了跳牆」。

在那一天裏，母親整天都沒有說話。到了午時，她又特別囑咐先生把我拘留在書房裏，怕我跑出去看那驗屍的情形，因而受嚇。但那時我既不懂什麼捉姦，又不覺得這件事有什麼可怕。我祇是心裏想，『邢二嫂不是不贊成人家睡覺的嗎，她怎麼也同別人睡覺呢？』我想把這話去問母親，但立刻便有一個奇怪的直覺告訴我那是要挨罵的，於是我便對自己說，『大概她也不明白吧？』

一九二九，三，上海。

Ms. 46

2023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 水沫書店創作目 ■

銀鈴(詩集)	蓬子作	三角
三姊妹(中篇小說)	柔石作	四角
石榴花(短篇集)	杜衡作	四角
我底記憶(詩集)	戴望舒作	三角
往何處去(短篇集)	胡也頻作	四角
斷鴻零雁(劇本)	黃嘉謨作	四角五
風景(短篇集)	吶鷗作	六角
上元鐙(短篇集)	施蛰存作	七角

APR 14 1930

■ 古 國 人 們 ■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五日印刷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日初版

一一一五〇〇冊

有 著
作 權

著 者
徐 霞 村

發 行 者
水 沫 書 店

印 刷 者
水 沫 書 店

發 行 所

上 海

北四川路
公益坊內

水沫書店

■ 實 價 五 角 ■

